

著亞比士莎
譯試眞存邱

法犯法知

版慮書華商

知 法 犯 法

著 亞 比 士 莎
譯 試 真 存 邱

商 羊 書 屋 出 版

知法犯法

(MEASURE FOR MEASURE)

劇中人物

維遜雪烏——國公(維尼斯公國的國君)

安蓋魯——代理國公

伊恩凱洛司——老貴族

克勞第烏——青年紳士

羅西烏——荒唐紳士

其他二位紳士

獄長

獄吏
二位行脚僧

法官

管獄官——關卒

(2)

233770

埃爾德——康納

爾勞士——笨紳

廣培——康蒂太太的僕人

柯勃賀生——劊子手

拜拿丁——糊塗犯人

伊萊斐拉——克勞第烏的妹妹

瑪麗娜——安蓋魯的未婚妻

愛麗葉——克勞第烏的情婦

第蘭西——絲茄

奧蒂鄧——太太

貴族，獄卒，市民，童子，和侍從等

維也納

第一幕

第一場——國公府的大廳

（國公，伊思凱洛司，貴族，和侍從上）

國公：伊思凱洛司，——

伊思凱洛司：殿下？

國公：治國之道若要細敘，

我想似乎是浪費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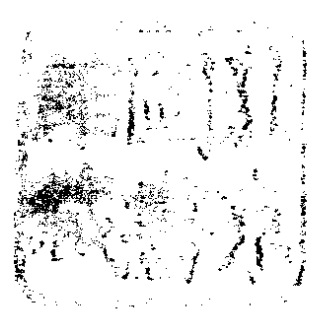
因為我知道你自己的學識，

遠勝過我的能力所能給予你的一切指導；其他的措辭不談，

祇盼望你竭盡你的所長！

促使國家的政事開展，我們的人民的氣質，

我們的城市的習俗，和一般法律的條文，



(2)
你是非常熟悉，

正如我們可以想得到

技巧和實行能夠豐富一切。這就是我的使命，

我希望你不要有些微的越軌。——請他到這兒來，

我說命令安蓋魯來見我。(侍從一人下)

你想他能替我扮成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因為你得知道，憑着特殊的考慮，

我選拔他接替我的職位；

把我的威嚴借給他，用我的熱愛來裝飾他，

在他的代理期內，

賜給他我的全部的權力：你的意思怎樣？

伊思凱洛司：維也納如果有誰配受

這樣隆重的賜予和寵幸，

那祇有安蓋魯大人。

爾公：瞧，他從那兒過來了。

(安蓋魯上)

安蓋魯：永遠服從殿下的意志。

我來聽您的囑咐。

國公：安蓋魯；

你的生命裏有一種特德

旁觀者一眼就能夠把你的歷史

全部看清。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

不能算是確當地屬於你，如果你自己

消磨掉你的德性，不讓它們來消磨你。

上天看待我們，猶如我們看待那火炬，

燃點它們不是爲着它們自己；如果我們的德性

不能夠跑在我們的前面，這正如

我們沒有德性。我們的本性怎能使人感到優美？

如果它不能優美地自由流露。大自然也決不出借

新的寶藏的分毫。

除非是，像一位吝嗇的女神，她決定她自己
有那債主的光榮，

享受人們的感謝，也享受人們的利用。我的言語僅指着一位
我的身份能夠在他的身上表現的人。

聽，安蓋魯：——

當我離職的時候你全然像我自己；

羅也納的生殺大權，

活在你的舌尖和心頭：老邁的伊思凱洛司，

雖然我們首先想到他，却充當你的助手。

擔負起你的使命吧！

安蓋魯：啊，殿下，

讓我這種金屬再多得些鍛鍊，

當如此高貴和如此偉大的形象，

印鑄在它的身上以前。

國公：別推諉！

我憑着鄭重的和事先的考慮

選擇了你；請你就接受這榮譽。

我的離別是這樣地匆促，

它佔據我心頭的一切，使我留下

許多重要的事件未曾解決。我會用書信通知你們，

當時間和我的關心催促我的時候，

告訴你們我在外面的行蹤；同時也想知道

你們這兒發生的事情。好，大家再會：

希望你們順利地完成

我給你們留下的使命

安蓋魯：可是，殿下，請你允許，

讓我們替你準備些什麼。

國公：我的急促不許可這些：

並且憑着我的榮譽起誓，也不需要你

有什麼顧慮：你的權限像我自己，

願行或是修改法律

全憑你認為有益。把手遞給我：

我願意秘密出走。雖然我熱愛我的人民。

卻不願讓自己在他們的眼前演戲。

即使恰到好處，我也不會享受

他們的歡呼和效忠的拜舞；

我也不想一位理智健全的人

會關心這些。再一次地說，大家再會。

安蓋魯：願上天對你的遠行賜予安全——

伊思凱洛司：將你愉快地帶走又愉快地送回！

國公：我感謝你們，大家再會。(下)

伊思凱洛司：我希望你，大人，允許我：

和你暢談幾句；這關係到我

怎樣地把我的地位看清楚：

我有一種權力，可是那是些什麼樣的力量和性質，

我却沒有得到指示。

安蓋魯：我的情形也如此。讓我們一同退下，

對於這個問題，

我們立刻會找到滿意的解答。

伊思凱洛司：我願意侍候大人。(同下)

第二場——市街

(羅西烏及其他二紳士上)

羅西烏：如果國公和其他的國公們都跟匈牙利皇帝失和。喂，那末所有的國公都要換到
在皇帝一人的身上了。

第一紳士：願上天賜給我們和平，可不要匈牙利皇帝的和平。

第二紳士：亞門。

羅西烏：你們辯論得像一位虛偽的海盜，帶着十誠航海，却在那表上括掉了一誠。

第二紳士：「你不得竊盜」？

羅西烏：噯，那正是他括掉的。

第一紳士：喂，這一誠把船長和船員們的天職都戒掉了。他們的航海就是爲着竊盜呀。

在我們營兵的裏面，沒有一位兵士會喜歡餐前謝恩詞裏的那句祈求和平的禱詞的。

第二紳士：我可從來沒有聽到過有那一位兵士會反對這個的。

羅西烏：我相信你的話，因為我想你就從來沒有唸過謝恩詞。

第三紳士：沒有？至少有十幾次。

第一紳士：怎末，是憑什麼計算的？

羅西烏：憑什麼算法或是憑什麼語言都一樣。

第一紳士：我想，或是憑什麼宗教。

羅西烏：爲什麼不？聖恩究竟是聖恩，不管教派上有多少糾紛，正如你，究竟是個

流氓，不管你裝上了多少文雅。

第一紳士：喂，你我之間僅一步之隔吧，

羅西烏：這個我承認；猶如布邊和絲絨的相隔一樣。你是布的邊緣。

第一紳士：那末你是絲絨了；你是好絲絨；你是三層頭的，我可以替你保證：可是我却

寧願是一塊英國粗布的一條邊緣，同樣的織着層頭，像你被織成法國的絲絨一樣

。我說得夠明白了吧？

羅西烏：我想確是夠明白了；真的，從你的語氣的極端痛苦的感覺聽來，我可以，由於

你自己的本打自招，明白你的健康狀況；可是，當我還活着的時候，我會忘記替

你剝杯的。

第一紳士：你想我吃了虧了，是不是？

第二紳士：這正是不管你是傳染着病了，或還沒有傳染着病。

羅西烏：瞧瞧瞧，米蓋蒂太太來面。

第一紳士：我在她的屋頂下買到了不少的痛苦，我甚至於長髮士。

第二紳士：至於什麼？請問？

第一紳士：至於見官。

第二紳士：至於一氧化二三千。

第三紳士：喂，不止，還要多些。

羅西烏：多上一顆楊梅。

第一紳士：你們老是影射我有病，你們全錯了，——我是很響亮的。

羅西烏：本不像人們說的健康似的響亮，却像空罈子似的響亮；你的骨髓都空了；邪

惡噴空了你們；

（奧弗鄧太太上）

第一紳士：喂，太太，你那一片腎骨痛得利害些？

奧弗鄧太太：呸，呸；那邊有一位吃官司的人，比起你們這些蠢貨來，真是一個抵得上

五千個。

第二紳士：是誰，請問？

奧弗鄧太太：聖母呀，那是克勞第烏，是克勞第烏先生。

第一紳士：克勞第烏坐監！不會的！

奧弗鄧太太：不；正是他；我親眼瞧見他被捕，瞧見他被帶走；並且更利害的是，三天

之內就要斬決。

羅西烏：傻話少說，我希望這不會的。你拿得穩嗎？

奧弗鄧太太：我拿得十足穩；這是因為他把裘麗葉太太弄上孩子了。

羅西烏：相信我，這或許是會有的事；他答應在兩個鐘頭以前來看我，他向來是守約的。

第二紳士：並且，你們知道，這跟我們剛才的談話是有些接近的。

第一紳士：尤其合着那張佈告的。

羅西烏：走，去探聽探聽消息。

奧弗鄧太太：正是，戰爭有什麼用，流汗有什麼用，絞架有什麼用，貧窮有什麼用，反正我們都是痛苦。

（龐培上）

奧弗鄧太太：喂，有什麼新聞？

龐培：那個人送監了。

奧弗鄧太太：爲的什麼？

龐培：女人。

奧弗鄧太太：什麼罪？

龐培：在一條特別的河裏摸魚。

奧弗鄧太太：怎末？那一位姑娘被他弄上孩子了？

龐培：不，是一位太太被他弄上姑娘了，你沒有聽說起那張佈告嗎？

奧弗鄧太太，什麼佈告，男子？

龐培：維也納郊外的房子都要拆掉。

奧弗鄧太太：城裏的怎樣？

龐培：留下它們作種籽；本來也要拆掉的，幸虧有一位聰明的閻佬阻住了。

奧蘇鄧太太：我們郊外的遊藝室也要拆掉嗎？

龐培：拆到底，太太！

奧蘇鄧太太：喂，議院裏確是有些變了！我們怎麼辦呢？

龐培：喂，別怕，好律師不會缺少主顧的：你雖然需要搬場，可不需要改行；我仍舊是你的酒保。勇氣！或許，他們會對你另眼相看的；你吃這行飯差不多把眼珠都吃空了，你會得到憐憫的。

奧蘇鄧太太：站在這兒幹什麼，韜默思酒保？我們走。

龐培：克勞第烏老爺向這兒來了，後面跟着獄長，那另一位是裘麗葉太太。（下）

（獄長，克勞第烏，裘麗葉，及獄卒上）

克勞第烏：朋友，爲什麼這樣使我在世人面前丟醜？帶我到監獄裏去吧，那兒才是我該去的地方。

獄長：我這樣做並沒有惡意；

祇是遵照着安蓋魯大人的吩咐。

克勞第烏：哦，下界的神道，權力呀！

你是這樣地使我們在羞恥的重負下贖罪。——

你的言語是上天的玉旨；——對於一些人你說要如此，就如此；

對於另一些人你說不這樣，就不這樣；可是你仍是公正的。

(羅西烏及二紳士上)

羅西烏：喂，怎末啦，克勞第烏，那兒來的這些束縛？

克勞第烏：由於太多的自由，我的羅西烏，自由：

正如飽食是極餓的父親，

一切的自由用得過份

都會變成了束縛。我們的人性追逐着，

像笨鼠貪嗜毒藥，

飢渴似的罪惡；當我們飲下它，我們就毀滅了。

羅西烏：如果我在被捕之下還有這樣聰明的談吐，那我一定要把我的債主請來；可是說

老實話，我却寧愛自由的浪費，不愛那監禁的美德——你犯的什麼罪，克勞第烏？

克勞第烏：說出它又要犯罪了。

羅西烏：是什麼，凶殺嗎？

克勞第烏：不。

羅西烏：通姦嗎？

克勞第烏：就這樣說吧。

獄長：走，先生，得走了。

克勞第烏：好朋友，讓我再說一句話。——羅西烏，和你說句話。

（招他到街旁）

羅西烏：給你一百吧，如果夠的話。——

通姦也值得這樣關心嗎？

克勞第烏：我的情形正是如此；——憑着一個忠實的誓約，我佔有了裘麗葉的繡榻。

你知道那位太太；她穩穩地已是我的妻子

除掉我們缺少一個公開的宣佈

那外表的秩序；這個我們沒有做，

由於想要增殖一筆嫁奩

那仍是在她的朋友們的看法下。

因此我們覺得該對他們掩藏這個愛

等到一個適當的時機到來。但是事情發生在

我們極端祕密的互權的愛

却竟用着那末粗劣的字句寫明在裘麗葉的胸懷。

羅西烏：有了孩子了，是不是？

克勞第烏：不幸，正是如此，

現在新的代理官接替了國公，——

不知道這是不是新的事物的光芒和過失，

或是我們的公衆是一隻

任憑政府騎坐的馬匹？

它因爲是一個鞍上的新客，爲着估量能不能制伏那馬匹，

讓牠忍受着它的刺踢；

不知道是不是殘暴就在他的地位裏，

或是在那填塞他的地位的權勢裏，

不幸我一交跌進；——這位新父母，

由於我驚醒了所有的衣文法令：——

它們，像那未曾擦拭的甲冑，虛懸腦頭

日子長久，不覺十九個日規轉過，

却一件未曾朽腐，而今爲着釣名沽譽，

他把那瞠睡着的被遺忘的條文

重新送給我：——這確是爲着名譽。

羅西烏：我想確是如此；你的腦袋這樣搖晃地掛在你的頸脖子上，一位牧羊的女郎瞧見了，如果她也在談戀愛，那她一定要歎口氣兒作罷了。設法去找國公吧，向他呼籲吧。

克勞第烏：我已經這樣幹過，可是沒有結果。

我請求你，羅西烏，給我這點兒幫助：——

我的妹妹今天要進修道院，

在那兒進行她的修鍊，

告訴她我的眼前的危險；

用我的口吻，請求她

去跟那嚴厲的代理官見面；要她自己向他試探。

對於這個我的希望很大；因爲在她的青春裏

有一股輕鬆的無言的說話，
能夠動搖男人的心懷；此外，她還有豐富的技巧，
當她玩弄辭句和辯理的時候，

她一定能夠說服人。

羅西烏：但願她能夠如此，一則可以鼓勵同病的朋友，不然，他們也會得到這悲慘的結果，一則也爲着你的生命的享受。你如果竟在這樣一場偷情的棋下喪生，那太使我傷心。我願意去見她。

克勞第烏：謝謝你，我的好朋友羅西烏。

羅西烏：就在兩小時內給你回信。

克勞第烏：喂，公差，走！（下）

第三場——僧院

（國公，及僧藉默思上）

國公：不，神聖的神父；請你拋開這樣的念頭；

別相信愛神的無的之矢，

會射穿一顆成熟的心。爲什麼我要請求你給我祕密的竊線。

那是另有一個目的，

更嚴肅更深奧地勝過

在那些青春底心頭燃燒着的因和果。

僧紹默思：殿下，你能告訴我嗎？

國公：我的聖潔的先生，誰都沒有你清楚。

我是多麼地喜歡離羣獨居；

追逐集會在我是不值分文；

那塊：是青春，是浪費，是無智的英勇逞能。

我已經傳給安蓋魯大人——

一位嚴竣的堅強自制的人，

我在維也納的大權和高位，

他猜想我是去波蘭旅行；

因為是這樣我遮蔽了公衆的視聽，

公衆也是這樣深信不疑。喂，虔誠的先生，

你一定要詢問爲什麼我這樣跑出去？

僧藉默思：非常願意，我的殿下。

國公：我們有着嚴厲的法令和最尖銳的律條，——

是對於魯莽的意志的必需的吞噬和治療，——

但在這十四年內我們却任憑它溜逃；

正像那老邁的獅王固守着空穴；

她不再出外搜捕和獵食。也像那溺愛的慈父，

拴繫起恫嚇的枝棒，

祇在他的兒女眼前招晃，

爲着恐嚇而不是爲着毒打，直等到那棒兒

變成了更受輕視而不是更多的驚惶；我們的文告也如此，

犯者必死，自身却早已死亡；

因此，自由戲弄着法律的鼻梁；

嬰兒打着乳娘，一切的威嚴

全盤推翻。

僧藉默思：這全憑殿下自己，

把這緊扣着的法令鬆解，如果你歡喜。

反之，如果把它緊緊握在你的手掌裏，那會顯得更可怕，勝過安蓋魯大人自己。

國公：我却擔心這會顯得太可怕：

這是我的過失給予人民自由，

而今責打苦惱他們似乎顯得我殘酷，

因為他們的行動是出於我的唆使：這確是我的唆使造成，當罪惡被容忍，

沒有把懲罰施行。因此，確實的，我的神父，

我把這職務交給了安蓋魯，

他可以：掩藏在我的聲名背後，施行切實的補救：

而我的本性在這一場惡鬥裏，

却避免了損污。爲着觀察他的舉措，

我願意，扮成一位和你等級的神父，

訪問王公和人民；因此，我請求你：

((21))

供給我衣裳冠履，指示我：

怎樣才能正式地像一位

真正的僧人。這一個行動的更多的理由，

在我們更空閑的時候我會對你講明。

現在祇是告訴你：——安蓋魯大人確是很嚴峻；

他防守着自己；從來不承認

他的血液也是一樣地會沸騰，或是他的胃口

也是更接近麵包而不接近石塊：這兒我們可以看到，

權力是否會改變抱負，我們的扮演者目前如何？（下）

第四場——女修道院

（伊索裴拉和女修道菲蘭西絲茄上）

伊索裴拉：你們做女修道的沒有其他的權利了嗎？

菲蘭西絲茄：這還不夠嗎？

伊索裴拉：不，真的；我並不是說要更多的權利；

而寧是希望更多的嚴密的制束

加在同道們的身上，她們是聖克萊拉的許誓弟子呀。

羅西烏：（內呼）噯！聖地平安！

伊索斐拉：誰在呼喚？

蒂蘭西絲加：這是男子的聲音。和婉的伊索斐拉，

你去拔掉那鑰匙，打聽他有什麼事；

你可以去，我不能去；你還沒有宣過誓。

當你宣過誓後，你就不能再跟男子說話。

除非道長在你身旁。

那時，如果你說話，你可不能露出你的臉龐；

或是，如果你露出了你的臉龐，你就不能再說話。

他又在呼喚，我請求你回答他。（下）

伊索斐拉：平安與旺，誰在呼喚？

（羅西烏上）

羅西烏：你好，處女，如果你正是，像這兩片紅頰

所宣示，你不下於一位處女！你能不能幫助我，

把我帶到伊索裴拉的跟前，

她是這兒的一位新人，也是

她的不幸的兄長克勞第烏的美貌的妹妹？

伊索裴拉：爲什麼是她不幸的兄長呢？讓我問一聲：

因爲，我要使你明白。

我正是那位伊索裴拉，也就是他的妹妹。

羅西烏：和婉美貌的，你的兄長慈愛地祝福你。

爲着不再累贅你，他進了監獄了。

伊索裴拉：天哪！爲了什麼？

羅西烏：爲了那事兒，如果我是他的法官，

他該得感謝這樣的懲罰。

他把他的朋友弄上孩子了。

伊索裴拉：先生，別對我講你的故事。

羅西烏：真的；

我不會，雖然這是我慣常的過失。

跟姑娘們裝田塹，調笑談諧。

舌尖兒遠離着心腔——我卻不會跟任何的處女都如此：

我看待你猶如天神；

你的拋棄紅塵，更顯示出你的不朽的靈魂；

我對你虔誠相談，

猶如面對聖人。

伊索裴拉：你侮辱我就是污瀆善良。

羅西烏：別這樣想。簡單明白，事情是這樣：——

你的兄長和他的愛人擁抱剛完：

正像飽食的人肚子漸漸脹滿；也似花開的季節，

荒脊的土地被種籽帶來了

豐富的收穫；同樣，女的腹部的殷實，

表明男的勤於耕作。

伊索裴拉：有人被他弄上孩子了嗎？——是我的表妹裘麗葉嗎？

羅西烏：她是你的表妹嗎？

伊索裴拉：過繼的；猶如同學姑娘改換姓名，

爲着虛榮，也是爲着輕易的感情。

羅西烏：正是她。

伊索裴拉：哦，讓我的兄長娶她吧。

羅西烏：問題就在這兒。

國公已經是很離奇地出走；

苦惱了許多紳士，我也是其中之一；

舉止不安定，行動不自由；可是我們現在却探聽明白

——由於熟悉政府神經的人的報告——

他的一切宣告是跟着他的真實的企圖

有着無限的距離。接替了他的職位，

並且有着他所有的一切權力，

現在是安蓋魯大人治理；這個人的血液

確是冷似冰雪；他從來不覺得

感情的無常的針刺和衝擊，

却是由於深思，研讀，和絕食的功能，
漸漸地磨滅和遲鈍了他的鋒利的本性，
他——給自由和自由的享受以恐怖，

——這自由本是在那可畏的法律身邊來去穿梭，
猶如耗子穿過猛獅。——如今他揀出了一條法律，
在那沈重的意義下你的兄長的生命

將會喪失：他藉此將他逮捕；

死守着那條文的殘酷，

拿他作個規模。一切的希望全都碎破，

除非你用你的婉轉的哀訴，

去打動安蓋魯：這就是我的報告

關於你和你的可憐的兄長的事。

伊索斐拉：他這樣勒索着我的兄長的生命嗎？

羅西烏：已經把他判刑；

並且聽說獄長已經接到了

處決他的命令。

伊索裴拉：天哪，我有多少可憐的力量

能夠對他有幫助！

羅西烏：試試你的能力。

伊索裴拉：我的能力！天哪，我真懷疑，——

羅西烏：我們的懷疑是些叛逆，

由於我們的畏縮，往往使我們喪失了

常是可以獲得的一切。去，見安蓋魯大人去！

使他明白懂事，當姑娘有請求的時候，

男人們該像上帝似的給予；但是，當姑娘哭泣下跪，

她們的懇求就像屬於男人們自己，

也像是他們自己願有。

伊索裴拉：讓我想一想我能幹些什麼。

羅西烏：但是，要快。

伊索裴拉：我立刻就辦；

沒有多大的耽擱，祇是告訴那位師母

這個消息。我萬分地感激你：

請你代我向我的兄長問候：今天晚上

我一定會通知他我的收穫。

羅西烏：我向你告辭。

伊索裴拉：再見，先生。（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一場——安蓋高府邸的一室

（安蓋魯，伊思凱洛司，法官，獄長，獄卒及侍從出）

安蓋魯：我們切不要把法律看做稻草人，

豎起牠來爲着恐嚇雀羣，

任憑牠空守着一個翰廓，直等到雀兒們的習慣
把牠看成了牠們的棲木，而不是牠們的惶惑。

伊思凱洛司：哦，正是，

我們婆娑聲，寧願受些兒輕傷，

勝似倒仆死亡。天哪，這一位紳士，

他的生命我想援救；却有一位最高貴的慈父！

但願大人明白，

我相信你確是品德正直，

可是，當你運用你的情感的時候，
你應該使你的行動地點，或是地點和願望配合，
或是使你的血液的堅決的動作，
能夠把你的目的獲得。

並且在你的一生裏，是否也有些時候，
會犯着你現在懲治他的這一種罪，

反使這法律陷害了你自己。

安蓋魯：被誘惑是一件事，伊思凱洛司，

跌倒在誘惑裏却是另一件事。我並不否認

法官們，在審判犯人的罪行的時候，

或許在那宣誓的十二個人裏面就有着一位是小偷，

犯着比犯人更重的罪。對法官公開的事，

法官就得抓取：法律又怎會知道

竊盜審判竊盜？這是顯而易見：

我們遇見珠寶，我們就俯身拾檢，

因為我們看見；別的不在此前，

我們就踐踏過去，從不想戀。

你不該這樣減輕他的罪名，

爲着我也會犯同樣的罪行；寧願請你告訴我，

當我，懲罰了他，自己也犯了同樣的錯，

讓我自己判處我自己的死刑，

不許有一些兒私心。先生，他一定得處死。

伊思凱洛司：任憑大人的明智決定。

安蓋魯：獄長在那兒？

獄長：有，大人。

安蓋魯：當心，克勞第烏

明晨九時就行刑；

把他的牧師請來，讓他有一些兒準備；

這是他的生之旅行的終盡。（獄長下）

伊思凱洛司：（旁白）唉，願上天寬恕他，也寬恕我們大家！

有人依靠罪惡起家，有人劫爲了正直破產，
有人從奸邪之林漏網，報應渺茫，
有人却爲了一件錯事受罰。

(埃爾布，獄卒，福勞士及廳培上)

埃爾布：來，把他們帶走。如果什麼事也不幹光在窠子裏瞎混的人也算是這個社會裏的好人的話，我就不明白什麼是法律了；把他們帶走。

安蓋魯：怎末一回事？先生！你叫什麼名字？什麼事呀？

埃爾布：大人請聽，我是那可憐的國公的警士，我的名字是埃爾布；我祇知道依法行事，先生，這兒替您帶到了二名赫赫的好人。

安蓋魯：好人！喂，什麼好人！不是壞人吧？

埃爾布：大人請聽，他們究竟是什麼東西我也攪不清；總之他們確是不折不扣的惡棍，這個我拿得穩；他們缺少一位善良的基督德應該具有的一切的瀆神穢行。

伊思凱洛司：這話太妙了，他真是一位聰明的官吏。

安蓋魯：說下去吧。——他們是些什麼作料？你的名字是埃爾布嗎（註一）？你爲什麼

不開口，埃爾布？

應培：他不會說話的。先生，他的臂膀是朝外擺的。

安查魯：你是什麼？先生。

埃爾布：他，先生！是一個酒保，是一個龜兒，是一個服侍壞女人的；她的舖子，先生

……據說是在郊外被拆了；現在她在城裏開着一家酒舖（註二），這個，我想，也是一家挺壞的舖子。

伊恩凱洛司：你怎麼知道？

埃爾布：我的啟人，先生，我在青天之下和大人面前向她抗議，——

伊恩凱洛司：怎麼是你的女人！

伊恩凱洛司：先生，她，我感謝上天，是一位善良的婦人，——

伊恩凱洛司：因此你向她抗議嗎？

埃爾布：我說，先生，我向她，也向我自己抗議，就是說這家舖子，如果不是二家妓院的話，那她這一生就完了，因為這確是一家黑店。

伊恩凱洛司：你怎麼知道，警士？

(33)

埃爾布：「選擇呀，先生，由於我的女人；她，如果也是一位淫婦，或許早就在那兒犯上

了幽會，通姦，和一切的不乾淨了。」

伊思凱洛司：「是婦人自己的意思嗎？」

埃爾布：「不，先生，是奧蒂鄧太太的意思；可是我的女人已經砸了他的臉了，也已經辱了

他了。」

龐培：「先生，請聽吧，這全不是這末一回事。」

埃爾布：「請你在這些惡棍面前證實它吧，可敬的先生；證實它！」

伊思凱洛司：「（向奧蒂鄧）你聽，他是怎樣地顛倒亂說呀！」

龐培：「先生，他的女人帶着大肚子上我們的家裏來；想吃——願大人的尊嚴無損——酸

烏梅。先生，這梅子我們家裏這時祇剩了二顆，似乎是裝在一隻果盆裏的，是一

隻值三辨士的盆子，——大人一定也看見過這種盆子，雖不是磁盆子，却也算得

是很精細的，——

伊思凱洛司：「說下去吧，說下去；沒有那隻盆子的事。」

龐培：「沒有，真的，先生；裏面一枚針兒也沒有；這個你說對了；——現在言歸正傳。」

奧蒂鄧：「這枚埃爾布太太是有孩子的了，並且是肚子大了，並且是想吃，我說過

，烏梅；並且是盆子裏祇剩了二顆，我也說過；並且是福勞士少爺，就是站在這兒的這位男子，把它吃光了。我說過；並且，我說過，他很誠實地給了錢；——因為你知道，福勞士少爺，你再出三個辨士我可賣不出了，——

福勞士：確是買不到了，真的。

龐培：對了；——那時候你正在，如果你記得清楚的話，正在很響的咬着我上面所說的那烏梅的核子，——

福勞士：是，我正在咬着。

龐培：喂，對了；那時候我告訴你，如果你記得清楚的話，某人和某人都治好了你所說的那個病，如果他們飲食有調養的話，像我告訴你的那未有調養。

福勞士：這些話全是真的。

龐培：喂，對了；那時候——

伊恩凱洛司：嗨，你真是一個使人厭倦的癡子：說話要中肯。究竟對埃爾布太太犯了什麼事兒，他丈夫要這樣地控告你？告訴我對她犯了什麼事兒。

龐培：先生，您現在還談不到這個呢。

伊恩凱洛司：不，我不想談到它。

龐培：可是你可以慢慢地談到它，請你原諒。並且，我請求你，瞧一瞧這位福勞士少爺。
。先生，他是一位一年有八十磅進款的人；他的父親是在萬聖節那一天死的。

「不是萬聖節，福勞士少爺？」

福勞士：是萬聖節的前夜。

龐培：喂，對了！我希望真相就在這兒。他，先生，坐在，我說過，一張矮椅子上；
福勞士：這是在葡萄堆那個地方，那兒，真的，你常是喜歡去坐坐的，你不喜歡嗎，

福勞士少爺？」

福勞士：我喜歡的，因為那是一間敞屋，冬天坐坐很舒服的。

龐培：喂，對了！那末，我希望真相就在這兒。

安蓋魯：照這個樣兒會消磨掉一個俄國的夜，

當夜在那兒是最長的時間。我要暫時告退，

把審問的事交給你，

我希望你能夠找出理由，重重地賞他們幾鞭。

伊思羅洛司：我的想法不下於你。再見，大人。

現在，先生，說下去！究竟對埃爾布太太犯了什麼事兒，再一次的問你？

龐培：一次，先生，一次也沒有冒犯過她。

埃爾布：我請求你，先生，問他這男子究竟犯了我太太什麼事兒。

龐培：我請求大人，問我吧。

伊思凱洛司：好，先生；你說這位紳士冒犯了她什麼？

龐培：我請求你，先生，瞧瞧這位紳士的臉。——善良的龐勞士少爺，對大人望着，這紳士是很有用的。——大人看清楚他的臉了嗎？

伊思凱洛司：哦，很好。

龐培：不，我請求你看清楚。

伊思凱洛司：哦，看清楚了。

龐培：大人在他臉上瞧出什麼壞處沒有？

伊思凱洛司：哦，沒有。

龐培：我願意對一本書罰咒，他的臉是他身上最壞的東西。好，那末；如果他的臉是他

最壞的，身坐最壞的東面，龐勞士少爺怎末又會對紳士太太犯上什麼壞事呢？我願意大人

對伊思凱洛司解釋。

伊思凱洛司：他說得對。——警士，你怎末說？

埃爾布：第一、如果你愛聽，那家舖子是一家可疑的舖子；第二、他是一位可疑的人，而他的太太是一位可疑的女人。

龐培：憑這隻手宣誓，先生，他的女人比我們任何人都更可疑。

埃爾布：惡棍，你說謊；你說謊，奸滑的惡棍！那一天還沒有到，她會跟任何男子，女人，或是小孩子可疑起來。

龐培：先生，他跟她在結婚以前已經是可疑過了。

伊思凱洛司：這兒是誰更聰明些？是公正還是不公正？——這都是真情嗎？

埃爾布：哦，你這暴徒！哦，你這惡棍！哦！你這刁滑的生番！我在結婚以前就跟她可疑過了！——如果我曾經跟她可疑過，或是她曾經跟我可疑過，請夫人就不要把

我看做是那可憐的國公的屬下吧。——證實這個，你這奸滑的生番，不然我就控告你誹謗。

伊思凱洛司：如果他在你的耳光上再打上一掌，那你就更可以控告他侮辱了。

埃爾布：聖母呀，謝謝大人的提醒。——大人的意思我應該怎樣處置這奸刁的暴徒？

伊思凱洛司：真的，官員，他身上的罪惡，如果你能夠的話你早就證實它了。現在，讓

他繼續他的老路去呢，等到你明白了那是些什麼罪惡吧。

維爾布：聖母呀，謝謝大人。——你瞧着，你這刁滑的惡棍，喂，瞧着你會得到怎樣的

報應，你仍是繼續你的去吧，你這惡棍；你繼續下去吧。

伊思凱洛司：（對福勞士）你在什麼地方生長的，朋友？

福勞士：就是這兒維也納，先生。

伊思凱洛司：你一年有八十磅的進款嗎？

福勞士：是，先生。

伊思凱洛司：好。——（對龐培）你幹的什麼行業，先生？

龐培：酒保；一位窮寡婦的酒保。

伊思凱洛司：你的太太叫什麼名字？

龐培：奧蒂鄧太太。

伊思凱洛司：她除了本夫另外還有丈夫嗎？

龐培：有九個，先生，奧蒂鄧老爺是最後的一個。

伊思凱洛司：九個！到這兒來，福勞士少爺。福勞士少爺，我不喜歡你跟酒保來往；他

同會拖住你，福勞士少爺，你也會牽掛着他們。去吧，別讓我再看到你。

福勞士：謝謝大人，憑我自己說，我就從來沒有自己跑進任何酒舖子裏去過。我都是被拖進去的。

伊恩凱洛司：好，以後別再這樣了，福勞士少爺：可見。（福勞士下）你到這兒來，酒保先生。你叫什麼名字，酒保先生。

龐培：龐培。

伊恩凱洛司：有別號嗎？

龐培：班姆（註），先生。

伊恩凱洛司：真的，你的浪漫是你身上最偉大的東西。因此，野蠻些說，你是龐培大帝的化身。龐培，你一半是龜兒，不管你裝得多末像一位酒保。你不是嗎？來，據實告訴我：這會使你更有利些。

龐培：真的，先生，我也是一位想活命的窮人。

伊恩凱洛司：你是怎樣的活命呀，龐培。當一個龜兒嗎？你對這行業怎樣看法。龐培，這是一樁合法的行業嗎？

龐培：如果法律允許的話，先生。

伊思凱洛司：可是法律不會允許的，龐培；在維也納這也是不許可的。

龐培：大人的意思是要把本城的青衿都關到監獄裏去嗎？

伊思凱洛司：不，龐培。

龐培：真的，先生，據我的小見，日子久了，他們一定都會變成這樣的。你信如果肯留

心娼婦和無賴漢的話，你就不必害怕龜兒了。

伊思凱洛司：留心的事兒正在開始着，我可以告訴你：那乾脆是斬決和絞決。

龐培：如果你愛斬着和絞着這樣的犯人，一連幹上了十年，你就準會高興派遣一個徵求

人頭的委員會了：如果這法律在維也納行上十年，我就可以用三個辨士在這兒租

到一間最好的雙開間了：如果你能夠活着看得見這櫃的話，你說這是我龐培告誡

你的。

伊思凱洛司：謝謝你，好龐培；爲着報答你的預言，你聽着：——我勸告你，別讓我再

在任何的案子裏看到你；不是也不要在你說的那件租屋的案子裏；如務我應

到你的話，龐培，我準會把你打回到你的營幕裏去，證明我是你的潑辣的凱撒；

說明白些，龐培，我會把你打個半死；現在，龐培，你去吧。

龐培：我感謝大人的勸告。——（旁白）但是我仍舊走我自己的路，一切讓我的皮肉和

命運來決定吧。

鞭打我！不，不，讓車夫鞭打他的瘦馬吧！

有勇氣的人的心，是鞭打不掉他的行業的。(下)

伊思凱洛司：到這兒來，埃爾布先生；到這兒來，警士。你擔當這個警士的差使有多久了？

埃爾布：七年有半了，先生。

伊思凱洛司：我想，從你對於公事的熟悉看來，你一定是幹上一些年代了。你說着七個整年嗎？

埃爾布：不，還有一個半年，先生。

伊思凱洛司：天哪，這對你已經是很大的痛苦了！他們錯把你安在這行職業上安得這末久了！你們警區裏沒有人能充任這個差使嗎？

埃爾布：說真話，先生，很少的人熟悉這個行當的；當他們被選到了，他們總喜歡請我

代替；我也靠着這個弄點兒錢，一直幹下去。

伊思凱洛司：請你在你的警區裏替我開出一張六七個最得力的人的名單吧。

埃爾布：送到府上，先生？

伊思凱洛司：送到我家裏。再見。(埃爾布下)

現在幾點鐘了，你想？

法官：十一點了，先生。

伊思凱洛司：我請你上我家裏便登。

法官：謝謝你。

伊思凱洛司：想起克勞第烏的死我很傷心；

可是毫無補救的辦法可想。

法官：安蓋魯大人是很嚴厲的。

伊思凱洛司：這也是必需的。

仁慈並不一定是仁慈，雖然外表常是如此。

寬恕却是第二次的悲劇的標幟。

可是，——可憐的克勞第烏！——毫無補救。

走，先生。(下)

第三場——同地另一室

人獄長和一僕上

(譯)

僕：他正在開一樁案子，立刻就來：

我會替你傳報的。

獄長：讓你快逃去躲嗎。(僕下)

我要明白他的真意，或許他會放鬆一些。

天哪，那人就是像在睡夢裏犯罪一樣，

任何教派，任何年紀的人都會犯着這樣的罪；而他

却要爲這個而死！

(安蓋魯上)

安蓋魯：什麼事，獄長？

獄長：你的意思克勞第烏明天一定處死嗎？

安蓋魯：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嗎？你沒有接到命令嗎？

爲什麼又來問？

獄長：不然，我會顯得太魯莽；

在你的善意的糾正之下，我已經看到，

當死刑執行以後，

你準會追悔你的裁判。

安蓋魯：去；讓它屬於我罷：

幹你的事，不然就拋棄這位子，
你就會平安無事。

獄長：請大人恕罪。——

那呻吟着的裘麗葉又怎末辦呢？

她快要臨盆了。

安蓋魯：安置她

到一個更適宜的地方；趕快。

(僕上)

僕：現在有一位犯人的妹妹

想見你。

安蓋魯：他有妹妹嗎？

獄長：嚶，大人：是一位很賢德的姑娘。

立刻就要做女修道了。

如果還不會的話。

安蓋魯：好，讓她進來。(僕下)

當心替那淫婦換一個地方：

讓她有着必要的却不是浪費的方便；

這個，我會另用命令通知你的。

(伊索裴拉及羅西烏上)

獄長：上帝保佑！再見，大人。

安蓋魯：你再等一會兒。——(對伊索裴拉)歡迎。

你有什麼事？

伊索裴拉：我是大人的可憐的請求者，

請你賜聽。

安蓋魯：好，是什麼請求？

伊索裴拉：有一個罪行我對它最痛惡，

也最希望會得到法律的裁制；

對它我不想申辯，却又不得不申辯；

(247)

對它我不該申辯，但是我

却又處在該與不該的交戰裏不定。

安蓋魯：喂，是什麼事？

伊索裴拉：我有一個兄長被你判處了死刑；

我請求你，把這死刑轉判給他的罪行，
而不是我的兄長，

獄長（旁白）：上帝賜給你這樣動人的嫵媚！

安蓋魯：懲罰罪行，又把犯罪的放嗎？

喂，每一個罪行都該判罪，罪犯沒有逃亡；

我的判決會是白紙一張，

懲罰罪行，光把罰則記上，

却讓那犯罪的從容逃亡。

伊索裴拉：公正而嚴厲的法律呀！

我的兄長怎末辦呢。——上帝保佑你！再見。

羅西烏：（對伊索裴拉旁白）別就這樣放鬆他；攔住他，請求他；

在他的面前跪下，拖住他的長袍：

你太冷淡了；如果你要借一枚針兒，

你的口氣還要比這款和些才能得到：

攔住他，我說。

伊索斐拉：他一定要處死嗎？

安蓋魯：姑娘，無法可想。

伊索斐拉：可是，我想你是可以饒恕他的。

上天或是人們都不會對你的仁慈感到不滿的。

安蓋魯：我不願意這樣幹。

伊索斐拉：如果你願意的話，你能夠嗎？

安蓋魯：聽着，我不願意的事，我就不能夠。

伊索斐拉：可是你可以這樣做，

也不會給予世界什麼壞處。

如果你的心也同樣被那自體所打動，

像我的心爲着他一樣。

安蓋魯：他已經判刑；太遲了。

羅西烏：（對伊索斐拉旁白）你太冷淡了。

伊索斐拉：太遲了！哦，不：我，說出一句話，

還可以把它召回。喂，相信這個吧：

一切偉大人物的裝飾，

不論是帝皇的冠冕或元帥的軍刀，

不論是代表的劍戟或是法官的衫袍，

都給不了人半個這樣的儀表，

仁慈的心却可以給人全部。

如果他換做你，你換做他，

你一定能夠像他一樣地得赦；但是，他換做你，

却不像你這般嚴厲。

安蓋魯：請你回去吧。

伊索斐拉：願上天賜給我你的權力，

願你是伊索斐拉！那時是否一樣？

不；我會分清怎樣當個法官，

怎樣做個囚犯。

羅西烏：（對伊索裴拉旁白）喂，打動他了，脈絡就在這兒。

安蓋魯：你的兄長早被法律沒收，

你的請求祇是空費辭句。

伊索裴拉：天哪，天哪！

一切稱做靈魂的靈魂都會經一度被上天沒收；

他，造物的主宰，却憑着優越的地位來設法補救。

你的情形將是怎樣，

如果他，最高的裁判者，也是

按着真實的你將你審判？唔，你祇要自己思量；

仁慈就會在你的唇邊蕩漾，

像重新做人一樣。

安蓋魯：請你滿足了吧，美貌的姑娘；

這是法律，不是我，懲罰你的兄長；

即使他是我的同族，兄弟或是兒郎，

我對他也是一樣；——明天他一定處斬。

伊索裴拉：明天！哦，太快了，寬宥他，寬宥他！

他沒有準備死亡。即使爲着我們的釜鍋，

我們也祇檢那季節的禽鳥烹煮：

難道我們對天祭祀

可以用更小的尊敬比較我們對付

我們粗魯的口腹？賢良的，賢良的大人，請你自己細想，

有誰曾經死於這樣的過失，

有多少人犯着這同樣的罪惡？

羅西烏：（對伊索裴拉旁白）呖，說得好。

安蓋魯：法律並沒有死亡，雖然有時打斃；

人們不敢惹下這樣的罪惡，

如果那違禁的初犯

爲着他的罪行受到應有的懲罰；而今法律已是蘇甦，

留心着一切的惡行；像一位賣卜者，

他應着他的玻璃球兒，注視那未來的穢行，

——不論是新萌生的或是疏忽地在陰謀中，

在孕育裏進行，預備誕生。——

而今都不許有繼續的滋長。

却是當它尚未萌芽，就給撲殺。

伊索斐拉：可是仍然請你顯示些憐憫。

安蓋魯：當我顯示公正我的憐憫已經顯示完盡；

這時在無意中我憐憫了不少陌生的人；

因為放縱了罪行，我反會貽害他們；

同時，我對待他也可算公正，使他死於一次的過失，

不再為着二次的罪惡偷生。

伊索斐拉：滿足吧；你的兄長明天處死；滿足吧。

伊索斐拉：這樣，你就決定要做一個為首的判刑者，

讓他做你的犧牲者嗎？

唔，如果有一個巨人的體力，這是多麼偉大呀，可是把它像巨人似地濫用，却是殘酷的。

羅西烏：（對伊索裴拉旁白）說得好。

伊索裴拉：大人物如果會打霹靂，

像雷神自己一般，雷神就要永不安寧。

因為每一個易怒的小官吏，

都要借他的天庭打霹靂。什麼都沒有，全是霹靂！

仁慈的上天呀，

你寧願用你尖銳的烈焰似的閃劈

撕裂那堅實的老橡樹。

而不是那柔弱的石榴。可是人，驕傲的人，

裹在一層虛薄的權力裏，——

全不明白他自己最自信的東西，他的呆滯的本性，

却像一個發怒的猴兒，

在上天面前玩弄着這樣荒誕的小計謀，

使得天使都要爲他們流淚；他們，像我們一樣虛飄，竟也對着我們無常的人世嘲笑。

羅西烏：（對伊索裴拉旁白）喂！逼着他，逼着他，少女，他會放鬆的。他感動了；我看得出的。

獄長：（旁白）願上天幫助她，使她戰勝他！

伊索裴拉：我們不能憑着我們自己來權衡我們的兄弟；

大人物可以玩弄天神；他們具有才智，

瀆神的罪惡會顯得小些。

羅西烏：（對伊索裴拉旁白）你打中要害了，姑娘，再努力些。

伊索裴拉：在伍長不過是一句辛辣的語言。

到了士兵却成爲透頂的污蔑。

羅西烏：（對伊索裴拉旁白）他感動了，再努力些。

安蓋魯：你爲什麼用這些格言壓迫我？

伊索裴拉：因爲權力，雖然一樣會犯錯誤，却自己有着一種藥物，

能夠彌補它的罪惡。請你捫心自問；

在那兒敲打，問它知不知道

像我兄長一樣的過失；如果他招認

也祇有像他一樣的本性的惡行，

那就別再使你的舌尖吐出這樣的思想，

反對我的兄長的生命。

安蓋魯：（旁白）她說中了，正是

這樣的念頭，是我心中常時思念着的。再見吧。

伊索裴拉：寬容的大人，請你回心。

安蓋魯：我要獨自想一下，請你明天再來。

伊索裴拉：聽哪，我要怎樣地賄賂你：賢良的大人，請你回心吧。

安蓋魯：怎末；賄賂我！

伊索裴拉：噯，用這樣的禮物，上天都願意和你平分。

羅西烏：（對伊索裴拉旁白）你把一切都破壞了。

伊索裴拉：我不用真金鑄造的可愛的錢幣，

我不用一切的珠寶玉石，它們的價值的高低，
全憑我們的假想決定；我祇用純潔的祈禱，
它能上達天庭比朝曦更早，——

這是一位完整的靈魂的祈禱，

一位聖潔的處女的祈禱，她的虔誠，

不獻給凡間的虛飄。

安蓋魯：好，明天來看我吧。

羅西烏：不對伊索斐拉旁白：好，走吧！

伊索斐拉：願上天賜你平安！

安蓋魯：旁白：亞門！我

正向着誘惑之路走去

祈禱却在那兒攔阻。

伊索斐拉：明天什麼時候

可以再見到大人？

安蓋魯：在午前的任何時候。

伊索裴拉：上帝保佑；再見。

三（伊索裴拉羅西烏及獄長下）

安蓋魯：離開你——也離開你的美德吧！

這是什麼？這是她的過失還是我的？

是那誘惑者還是那被誘惑者？犯滿更重的罪？

不是她；她沒有誘惑我；這是我，

躺在紫色的陽光裏，

像死屍，而不是像鮮花，

在美德的光芒裏腐爛。難道女人的莊重

比輕浮更勾引我們的心嗎？

有着足夠的荒地，

我們却又妄想耕耘聖土，

把我們的罪惡在那兒下種。哦，去，去，去！

你幹什麼，你是什麼，安蓋魯？

你希望她爲着她的賢德！

而行污瀆嗎？哦，讓他的兄長活命吧：

竊盜有辯護他們竊盜的權利

當法官自己也是小偷。怎末，我愛了她嗎？去！

我多末渴望再聽到她說話，

飽着她的秀麗的眼波？我夢想些什麼？

哦，奸滑的敵人，爲着捕捉一位天神，

却用着另一位天神作餌！

最危險的誘惑呀；你驅策我們

在愛情的美德裏作惡：沒有一位淫婦，

用她的雙倍的魔力，手段和姿色，

曾會打動我的心；而這一位賢德的姑娘

却把我全然征服了：——直到現在

當別人生了愛情，我在旁微笑着，不知所以地驚奇着。（下）

第三場——獄中

（國王無聲地走上，獄長續上）

國公：你好，獄長！——我猜想你定是獄長。

獄長：我是獄長。你有什麼事，好和尙？

國公：受着我的惻隱心和我的職位指使，

我來看望這獄裏受難的靈魂，

請你給我一些普通的權利

讓我探望他們，並且讓我明白

他們的罪行的性質，我可以適當地

替他們懺悔。

獄長：我願意更出力，如果你有更多的請求。

瞧，這兒來的一位，——是我們獄裏的三位太太，

她陷落在她的破裂的青春裏，

毀了自己的名譽；並且有了身孕了！

那男子，造成了這個罪惡，也給判了刑。——他是一位年青人

很配再來上一個這樣的風流罪，

却給判處了死刑。

(裴麗葉上)

國公：他什麼時候處死？

獄長：我想是明天。

(對裴麗葉) 我已經替你預備好了。

等一回，讓我帶你去。

國公：你懺悔嗎？美貌的，懺悔你背負着的罪惡嗎？

裴麗葉：我懺悔的；我很忍耐地担負起這恥辱。

國公：讓我教訓你怎樣譴責你的良知，

怎樣考驗你的悔心，瞧它是否真誠，

或是空洞虛浮的。

裴麗葉：我很願意。

國公：你愛那陷害你的男子嗎？

裴麗葉：正像我愛那陷害他的女人一樣。

國公：如此說，你們那最罪惡的行動

却是互相造成的？

裘麗葉：互相的。

國公：那末你的罪就比他更重了。

裘麗葉：我承認這個，也懺悔這個，神父。

國公：對了，女兒：或許你會怨恨，

因為這罪惡給了你太多的羞恥。

緊記着，這悲傷是由於我們自己，不是天意，

顯示出我們不會背棄我們所敬愛的上天的，

而寧是更畏懼地守着它。

裘麗葉：我真心懺悔，因為這確是罪惡，

我也很愉快地接受這恥辱。

國公：好，

你的同犯我聽說明天就要處決，

現在我去替他懺悔，

願上天保佑你，再會。(下)

裘麗葉：明天處決！哦，殘酷的法律呀！

你留下我的生命，它的最大安慰

依然是死前的恐怖。

獄長：他真可憐！（下）

第四場——安蓋魯之家

（安蓋魯上）

安蓋魯：當我所禱和默念的時候，我却默念和所禱着

許多事情。上天倘有了我的空虛的語言；

我的思索，不聽從我的舌尖，

却停留在伊索斐拉的身上！上天二字噬掉我的口裏

似乎我在咀嚼它的虛名；

我的心裏却藏着那強烈的飽脹的惡念。

國家的政事我思索透熟，

却像任何美好的事物，研考愈精，

愈覺乾枯厭惡；唉，我的嚴肅，

且別讓人聽到——這是我自做的，

和去奪風把牠換取一支閑散的翎毛，

隨着風兒無力地吹飄。哦地位，哦外貌，

多少次你用你的軀壳和裝飾，

從癡愚那兒騙取畏怯，使更明智的心靈受你的虛偽的外表束縛！

血呀，你是血：

讓我們用血在魔鬼的頭角上寫着「善良的天使」，

因為它不是魔鬼的頭角。

(僕上)

喂！誰在那兒？

僕：一位伊索裴拉，一位女修道士，

想謁見大人。

安蓋魯：替她帶路。(僕下)

哦上天呀！

我的血爲什麼這樣地街上我的心，

使它如此不安定，

也使旁的官能

失去了它們的均衡；

正像那蚩蚩羣氓對付着一位暈厥者，

爲着援救他的生命，却把他團團地圍得密不透風，

他要有空氣才能蘇甦：也像那

芸芸衆生，爲着向一位明君致敬，

用着諂媚的狂熱

在他的駕前擁擠，他們的粗魯的狂愛，

反顯得令人惱恨。

(伊索裴拉上)

你好，美貌的姑娘。

伊索裴拉：我來請示你的決定。

安蓋魯：這個如果你早就知道，我會覺得更高興，

勝似你再來追問。你的冗長不能活命。

伊索裴拉：竟是如此嗎？——上天保佑你！(告退)

安蓋魯：可是他可以多活片刻；或許可以活得跟你和我一樣長久。

可是他仍然會死。

伊索裴拉：死在你的判決之下？

安蓋魯：是。

伊索裴拉：在什麼時候，請問？他的緩刑

不論是長是短，祇求你讓他有充分的準備，

使他的靈魂不會感到不安。

安蓋魯：嗨！去，這些污行！這正是一樣：

饒赦一個失去了本性的人，

猶如酬謝那些把上天的形象

在一個違禁的模型裏澆鑄的人的作偽。

同樣，

錯誤地毀滅了一個正直的生命，

或是把金屬用非法的手段，

鑄成了一個偽幣是一樣容易。

伊索斐拉：在天上是如此規定，在人世却并不如此。

安蓋魯：你這樣說嗎？我可以立刻駁倒你。

你寧願採取那一條路？——讓那極公正的法律，

奪去了你兄長的生命；或是爲着贖取他，

把你的身體獻給那甜蜜的穢行，

像被他沾污了的她一樣？

伊索斐拉：大人，請你相信。

我寧願獻出我的身體，而不是我的靈魂。

安蓋魯：我不談你的靈魂；我們被迫的罪惡，真是不勝屈指。

伊索斐拉：你說什麼？

安蓋魯：不，我並不保證我所說的；因爲我會否認

我所說的一切。請你回答這個吧：

我，現在是那成文法律的聲音，

宣佈你的兄長的死刑：

爲着援救他的生命。

在罪惡裏是否也會藏着憫憐？

伊索斐拉：我願意冒着我的靈魂的危險

請你這樣幹。

這不是罪惡，祇是憫憐。

安查魯：冒着你的靈魂的危險請我這樣幹，

是罪惡對消了憫憐。

伊索斐拉：我祇是爲着他的生命哀求，如果這是罪惡，

願上天讓我一個人承當！你答應我的請求，

如果也是罪惡，我會把它做成我的早禱，

加進我自己的罪惡裏。

對你毫無牽涉。

安查魯卻不聽着。

你的理解沒有追着我；或許你是無知所然

或許你是狡猾地閃躲；這都是不對的。

伊索斐拉：讓我是無知所然並且是一無是處，

我却欣幸沒有別的壞處。

安蓋魯：智慧是這樣喜歡閃爍它的光芒，

當它受着壓迫愈大；正像這些黑色的面紗，

暗示着一個掩蔽着的美貌十倍勝過

美貌自己能夠誇耀。——但是注意；

爲着明白易懂，我要說得更粗魯：

你的兄長一定處死。

伊索裴拉：竟是如此嗎？

安蓋魯：他的罪行是如此，

該受那法律的裁制。

伊索裴拉：真的。

安蓋魯：別再想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援救他，——

因爲我不會考慮這樣或是那樣，

不然，祇讓它在我的疑問裏蕩漾，——除非你，他的姊妹，

會想到希望這樣一個人，

(1089)

他得着法官的信任，或是自己有着很高的地位，
能夠使你的兄長從那無所不屆的法網裏
獲得解救；其他，

沒有人世的方法可以救他，祇有你
躺下你寶貴的肉體

獻給這位假想的人，不然就讓他受死刑；

你願意走那一條路？

伊索裴拉：對於我的可憐的兄長正如對於我自己：

即是，如果我被判死刑，

那尖銳的鞭撻的印痕我願意佩帶如同珠寶，

赤身裸體等待死亡降臨；勝似走近那玉牀，

對它的想像已經使我心寒，當我還沒有把我的身體

獻給那樣的羞髒。

安蓋魯：那末，

你的兄長一定處死。

伊索斐拉：這是一條更抵廉的路。

寧願一位兄長立刻處死，

勝似一位姊妹，爲着替他贖罪，

去忍受那無盡期的死刑。

安蓋魯：你不是像你所嘲笑的

那法律一樣的殘酷嗎？

伊索斐拉：不名譽的贖取，和自由的饒恕，

是兩間屋子裏的事。合法的仁慈

和污穢的赦免沒有關聯的地方。

安蓋魯：你最近似乎把法律看成一位暴君，

反而證明你的兄長的失足

是一件玩樂而不是一件惡行。

伊索斐拉：哦，原諒我，我的大人；事情常是如此，爲着求得我們想求得的，

我們却常說出不想說出的。

我對於我所痛恨的那件事確是有些辯解。

這祇是爲着我心愛的人的利害。

安蓋魯：我們都是脆弱的。

伊索斐拉：不然你就讓我的兄長處死，

伊索斐拉：如果除了他，再沒有其他的男子。

安蓋魯也會有着并且完成着這樣的弱點。

安蓋魯：不，女人也是脆弱的。

伊索斐拉：嚶！正像她們用來顯影自憐的明鏡。

容易造像也容易破碎。

女人！不願上天賜助！男人爲着依靠他們牽制。

破壞了她們的創造。不！稱呼我們十倍的脆弱吧！

因爲我們確是柔弱得像我們的面容，

容易接受虛偽的印痕。

安蓋魯：你對於你的同性的論斷。

我以爲很對。

因爲，我想，我們的天份並不太強。

過失還能夠搖撼我們的肩膀，——讓我勇敢些吧！——

我已經捉住了你的話柄。請你像你自己，

那就是像一位女人；如果超過了，你就失去了分寸；

如果你是一位女人？

——像你的外貌所表示，——

爲着真實，穿上那命運的囚衣吧。

伊索裴拉：我沒有多餘的話頭，祇有一條：慈祥的大人，

請你用着先前的語調。

安蓋魯：明白地說，我愛你。

伊索裴拉：我的兄長也愛着裘麗葉；而你告訴我他要爲這個而死。

安蓋魯：他可以不死。伊索裴拉，如果你允許我的愛。

伊索裴拉：我知道你的本性原來有些放浪，

你再向別處挑逗。

那會使它顯得更穢僻。

安蓋魯：相信我，憑我的名譽起誓！

我的言語確表示着我的目的。

伊索表拉：嗨，稀薄的不足信任的名譽，

和最刻毒的目的呀！——外貌，外貌！——

我會宣佈你的，安蓋魯；你瞧着吧：

你立刻替我兄長簽一張赦免令！

不然我會用張大的喉嚨響亮地告訴人們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安蓋魯：誰會相信你，伊索表拉？

我的無瑕的名聲，我的嚴肅的生活，

我對你的反辯，和我在國家裏的地位，

都能夠壓倒你的誹謗，

會使你在你自己的報告裏受到窒息，

和嗅到了悲慘的結局。我已經開始了；

現在我可以收起我的奔放的肉慾；

用你的允諾來迎合我的尖銳的口腹吧；

放下一切的禮節和多餘的羞澀，

它們會趕跑了它們所祈求的；爲着贖取你的兄長
用你的肉體來滿足我的慾望；

不然他不但難免一死，

你的忍心更會使他的死亡

受到痛苦的延長。明天答覆我吧，

不然，憑着現在控制得我很嚴緊的情感作證，

我會對他證明我是一位魔王。至於你，

請說出你想說出的一切。我的虛偽會勝過你的真實。(下)

伊索斐拉：我可以向誰申訴呢？我當真宣佈了這件事，

誰又會相信我呢？哦，危險的雙唇呀，

你包含着同樣的苦顛

會譴責也會讚美；

會命令法律向他們的慾望獻媚；

會把正直和虛偽一齊投進他們的口胃，

便一切聽從着他們的牽引！我要去見我的兄長：

他雖是受着他的熱血的指使而失足，

却有着這樣的正直，

即使要有二十顆頭顱

須在二十塊基石上流血，他也會拋棄它們，

勝似讓他的姊妹把她的肉體

對這樣可怕的污辱屈服。

那時，伊索裴拉爲貞節而生，兄長却獲得一死：

勝似我們的兄長換取我們的貞節。

我要去告訴他安蓋魯的請求，

讓他準備死的降臨，

這也是爲着他的靈魂的安寧。(下)

第三幕

第一場——獄中

(國公矯裝如前上克勞第烏及獄長隨上)

國公：那末你是希望安蓋魯大人赦免你？

克勞第烏：受難的人沒有其他的藥物。

祇有希望。

我希望生，也準備死。

國公：對死能夠堅決；那麼或死或生才會顯得更甜蜜。

要這樣尋味生命：——

如果我失掉了你，我失掉一件東西，

那祇有傻子才痛惜！你是一口氣；

任憑宇宙變化的奴役。

它給你的肉體，你的藏身之所——

每時每刻的磨折。你是死亡的蠢僕；

你對它逃奔躲避，

最後依然衝向它的懷裏。你並不高貴；

你所有的身份名利

都從卑鄙裏掙得。你也不敢；

你竟會害怕一條可憐的蚯蚓的柔軟的纖足。

你的最大的休息是睡眠，

那個你常常挑惹；可是你却愚蠢地

害怕死亡，它不會比睡眠更可怕。你不是你自己；

你寄生在千萬顆的穀粒裏，

那是泥土的排洩。你沒有快樂；

爲着你缺少的，你拚命去尋找，

對着你原有的，你却全然忘了。你也不固定；

你的尊容會在月光底下變形。

如果你富貴，那你真貧窮；

像一隻毛驢，背上載着無盡的寶藏，

你馱着你的財寶像趕路一般，

直等死亡來解除你的負擔。你沒有朋友，

你自己的小肚雖然稱呼你大爺，

牠們却是你的雙膀的老家。

阻咒那麻痺，發疹，和風濕，

怪它們不早些把你收拾。你沒有青春也沒有暮年，

它們真像是飯後的睡眠，

一夢就不見。在你整個寶貴的青春裏，

你却乞食似老年。

當你老邁又富貴，

你又喪失了熱力，情感，四肢和容顏，

富貴的歡樂難得見。

生命二字的意義是什麼？生裏面藏着千萬個死。

我們却貪生怕死，

這正使生死互相消除。

克勞第烏：我很感謝你。

爲着呼籲生，我却遇到死；

存心尋找死。生又來見我：讓死亡來到吧。

伊索裴拉：（內白）嗨，平安，慈悲的朋友！

獄長：是誰？請進，是請求者都歡迎。

國公：親愛的先生，隔一會再來看你。

克勞第烏：最聖潔的先生，我感謝你。

（伊索裴拉上）

伊索裴拉：我想和克勞第烏說句話。

獄長：歡迎。——瞧，先生，你的妹妹來了。

國公：獄長，和你說句話。

獄長：聽您指使。

國公：請你給我一個藏躲，讓我偷聽他們的談話。

（國公及獄長下）

克勞第烏：唉，妹妹你替我帶來了什麼安慰？

伊索裴拉：噯，

像一切的安慰一樣；最好的，確是最好的。

安蓋魯大人，有事於天庭，

願你做他的仙使，

到那兒去担任永久的貴賓：

這個優美的差遣決定得很匆促；

明天你就得起程。

克勞第烏：沒有補救嗎？

伊索裴拉：沒有，祇有這樣的補救，爲着援救一顆頭顱，

却須把另一顆心兒破成二顆。

克勞第烏：有這樣的補救嗎？

伊索裴拉：是，兄長，你可以活命。

法律有着魔鬼似的慈悲，

如果你懇求它，它就會饒恕你，

可是，仍然把你桎梏到死。

克勞第烏：長期監禁嗎？

伊索斐拉：噯，正是；長期的監禁，——是一個束縛，

即使你有着世界的廣闊，

你却仍是被束縛在一個緊箍裏。

克勞第烏：是什麼樣的性質？

伊索斐拉：是這樣的性質，如果你答應它，

那就會使你的生命之樹的榮譽之皮掉落

留給你一個精赤。

克勞第烏：讓我明白知道吧。

伊索斐拉：我真害怕，克勞第烏，我真想發顫，

如果你竟是這樣熱烈地愛着你的生命，

看六七個秋冬比永恆的光榮更可貴。

你敢死嗎？

死亡的威恐最尖銳；

受人踐踏的甲虫……

當它們成羣受難的時候感到的痛苦

會強烈得像巨人之死。

克勞第烏：你爲什麼給我這樣的侮辱？

你想我能夠從一陣花似的軟香裏

找到堅決嗎？如果我必須死，

我就會面對着黑暗像面對着我的新婦，

把它緊緊地抱在我的懷裏。

伊索斐拉：我的兄長這樣說嗎？我的父親的墳墓真透出了聲音了！

是，你必須死。

你太高貴了，你不會用這樣卑鄙的手段

留下你的生命的。這位貌似聖人的代理商：——

他的冷酷的臉容和沈着的談吐

真會把青春之苗連根斬盡，竟也自己追逐着愚蠢，

像飛鷹追逐家禽，——他真是一位魔鬼；

他身體內的污穢如果可以排洩，那真可以填滿

像地獄似的一個深池。

克勞第烏：那神父模樣的安蓋魯嗎？

伊索裴拉：正是那地獄似的狡猾的外衣，

遮蔽了他的可憎的軀體，

替他裝出了神父似的威嚴——你能想得到嗎，克勞第烏？

如果我願意獻出我的貞操，

你就可以得救。

克勞第烏：上天呀！這是不可能的。

伊索裴拉：是的，他會賜給你自由，解除你的罪惡，

却使你犯着更大的罪。今天晚上就是那約定的時間

要我幹出我怕提起的事件，

不然你就死在明天。

克勞第烏：你不能這樣幹。

伊索裴拉：如果祇是要我的生命，

我會爲着你的得救把他拋棄，

像拋棄一枚針兒似的不惜。

克勞第烏：謝謝你，親愛的伊索裴拉。

伊索裴拉：準備，克勞第烏，準備明天的死。

克勞第烏：是的。——他也有這樣的情感嗎，

使他這樣咬着法律的鼻子，

當他正應該把它推行的時候！真的，情感並不是罪惡；

不然，在那七個死罪裏它是最輕的一個。

伊索裴拉：那一個是最輕的？

克勞第烏：如果這是愚蠢的，他又這末聰明，

爲什麼他要爲着片刻的歡樂

忍受那永恆的懲罰？——唔，伊索裴拉！

伊索裴拉：我的兄長想說些什麼？

克勞第烏：死亡是可怕的事呀。

伊索裴拉：羞恥的偷生更是可恨的。

克勞第烏；唉，但是去死，去到我們一無所知的地方；

躺身在那寒冷的地窖，等待着腐爛；

把這有感覺的溫暖的軀體

變成了可揉搓的土壤；讓這歡樂的精神

在那火似的洪流裏沐浴，或是，

在那冰天雪地的冷冽的地方棲泊；

受那無形的狂風的禁囚，

在那地獄的世界裏

不安地劇烈地飄蕩；或是，比那不法的無拘束的思想

所能想像的更悲慘！

——這真是太可怕了！

不論是老年，是疾病，是貧窮，是牢獄，

所能給予人的最厭倦和最可咀咒的生活，

跟我們的害怕死亡相比，

它們是天堂。

伊索斐拉：天哪，天哪！

克勞第烏：親愛的妹妹，讓我活着吧：

爲着拯救你的兄長你才犯罪，

大自然一定會把這罪惡解消，

使它變成了美德。

伊索斐拉：哦，你這個動物！

哦，無義的懦夫！哦，虛偽的賤徒！

你竟想用我的罪惡造成你這樣一個男子嗎？

這不是一種姦淫嗎？用你自己姊妹的恥辱

來換取你的生命！我還能想些什麼呢？

是上天阻止我的母親公正地看待我的父親嗎？

因爲這樣和魯的越軌野行

決不是我的父親的血液所造成。接受我的侮辱吧：

死，毀滅！如果我的屈膝

能夠挽救你的命運，那應該是。

爲着你的死亡我日禱千次，
勝似爲着你的苟生乞憐哀求。

克勞第烏：不，聽我說吧，伊索裴拉。

伊索裴拉：去，去，去！

你的罪惡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惡習。

對你慈悲會證明慈悲像娼婦一樣低廉。

你死得愈早愈好。（走下）

克勞第烏：哦，聽我說吧，伊索裴拉！

（國公上）

國公：請和你說一句話，年青的姊妹，祇是一句話。

伊索裴拉：你有什麼事？

國公：如果你有時間，我願意跟你細細一談：我想得到的答復對你也是有益的。

伊索裴拉：我沒有多餘的時間；我的耽擱必須在別的事情裏偷閑；但是我可以陪你一會

兒。

國公：孩子，我儉聽到了剛才你和你姊妹的談話。安蓋魯並沒有想毀壞她的意思；他祇

是考驗她的德行，也是爲着證明他自己的關於人性問題的論證。她，有着光榮和正直，已經給他一個崇高的拒絕了，這是他一定樂於接受的。我是安蓋魯的懺悔人，我知道他確是如此；因此你準備死吧：不要用於錯誤的希望來滿足你的決定：明天你一定死的；跪下，做一個準備吧。

克勞第烏：讓我請求我的妹妹寬恕。我對於生命已經失去了留戀，現在我請求上天把它解脫了吧。

國公：堅持着吧，再會（克勞第烏下）獄長，和你說句話。

（獄長上）

獄長：有什麼事，神父？

國公：你既來過了，你就可以去了。讓我和這位姑娘再耽擱一會兒。我的思想已經同意我的行動，在我的陪伴之下，決不讓她受到些微的麻煩。

獄長：再見。（下）

國公：把你造成美貌的那隻手又把你造成賢惠：賢惠對於美貌是低廉的，却使美貌在賢惠裏顯得更可愛；崇高是你的容貌的靈魂，它也使你的軀體永遠美麗。安蓋魯給你的侮辱，幸而我已經懂得；若不是他爲着脆弱而失足已經有了先例，我真會覺

得驚奇。爲了援救你的兄長，你同意他所說的代替嗎？

伊索斐拉：我正要去拒絕他，我寧願我的兄長合法地處死，却不願我的兒子非法地誕生，但是，唔那良善的國公是多末受安蓋魯的欺騙呀！除非等他回來，我可以向他訴說之外，那真是呼籲無門了，不然徒然暴露安蓋魯的惡行吧。

國公：這不會沒有水落石出的：可是目前的情形既是如此，他會逃避你的控訴，——因爲他祇是試探你，因此請你緊聽着我的勸告：由於我酷愛行善，解救的辦法就自行產生了。我確信你一定願意很正直地給一位被虐待的太太一些應得的幫助；這同時也可以從那狂怒的法律底下救出了你的兄長；使你的崇高的人格不被玷污；那離職的國公知道了也一定歡喜，如果他有機會能夠回來親自審問這案子的話。

伊索斐拉：我願意聽你說下去。我確是有勇氣去幹任何的事情，祇要它對我的正直的靈魂沒有污辱。

國公：美德是勇敢的，良善從來不害怕。你有沒有聽說過一位瑪麗娜？她是那死在大海裏的偉大的兵士佛萊德烈克的妹妹。

伊索斐拉：聽說過那位太太的，她的名聲很好。

國公：她本該嫁給安蓋魯的；已經跟他訂過婚，結婚的日子也已經揀定；在這婚約和佳

期的距離間，她的兄長佛萊德烈克的滯船不幸失事，在那沉掉的船隻內却載着他的妹妹的嫁裝，可是請注意這件事給予那可憐的婦人一個多麼重大的打擊：她失去了一位高貴的有名的兄長，失去了她的永是最慈祥的最自然的愛；還有跟他一起沉掉的她的幸福的支柱；她的嫁裝；在這入財兩空之外，更失去了她的未婚的丈夫，這位道貌岸然的安蓋魯先生。

伊索斐拉：會有這樣的事嗎？安蓋魯會這樣地拋棄她嗎？

國公：把她拋在她自己的淚水裏，不用些微的安慰來擦乾她的眼淚；整個地吞沒了他的盟誓，藉口發現她的不貞；簡單地說他為她的悲傷祝福，這悲傷她却至今還為着他而背負；他，對於她的淚水簡直像一塊大理石似的，用它來洗刷自己，却一點兒不心酸。

伊索斐拉：死亡會有多大的功德，如果它能夠從這世界上帶走了這一位可憐的姑娘！生命可以包容多大的腐爛，竟容許這樣的男人活在世上！——可是她從我這兒又能夠得到些什麼幫助呢？

國公：這是一個創傷，你却容易醫治它：治好了它不但救了你的兄長，也使你自已免除了污玷。

伊索裴拉：請告訴我怎麼辦？好神父。

國公：我所說的這位姑娘對她的前情依然存着留戀；他的忍心和失約，應該熄滅了她的愛情的火焰，可是，正像激流遇到頑石，愛的奔流却變得更劇烈更不規則。請你去見安蓋魯；柔順地依從他的要求；對他的所請全部同意；祇叫他給你這一點便利。——首先，你跟他的停留不能過久；那時間應該充滿着寂靜；那地點也要揀冷落。這些都依次地允許了——接着我們去勸告這一位被虐待的姑娘，請她頂替你去赴約。如果這會晤日後會洩漏，那也可以強迫他補償她的傷悲：這樣，你的兄長有了救，你的名聲不被污，那可憐的瑪麗娜感你的恩，那腐敗的代理官也受了懲。這姑娘讓我去指使她怎樣迎合他的嘗試。如果你能夠好好地謹慎從事，那末雙方的努力會保證這個欺騙不會穿破。你的意思怎樣。

伊索裴拉：對它的想像已經使我滿意了；我確信這一定會得到一個圓滿的結果的。

國公：這全要依靠你的鎮靜，趕快上安蓋魯那兒去；如果他請求你今天晚上上他的床，你就給他滿意的答覆吧。我立刻到聖洛克廟去，在那城壕上的農莊裏住着這位悲傷的瑪麗娜。上那兒來見我；很快地去對付了安蓋魯。

伊索裴拉：感謝你的鼓舞。再見，好神父。(下)

第二場——獄前市街

(國公化裝如前上；埃爾布，獄卒及龐培隨上)

埃爾布：不，如果這是毫無補救的事，你一定要販賣人口像販賣豬仔一樣，那末全世界的人都要爲你而喝上棕色的或是白色的西班牙酒了。

國公：海！這是怎麼一回事？

龐培：世界永遠不快樂了，自從二個浪蕩者，那最快樂的一個被擊倒了，那較壞的一個由於法律的命令却得到了一襲皮衣禦寒；那皮衣並且是用狐皮和小羊皮縫的，明白地說，狡狴者由於比愚蠢者更富有而裝扮起來了。

埃爾布：走吧，先生。——上帝保佑你，好神父。

國公：保佑你，好兄弟。這個人犯了你什麼事，先生？

埃爾布：聖母呀，他犯了法律的事了，先生：我們並且發現他是個賊，因爲我們在他家裏找到了一枚奇怪的壓髮針，那是我們送給代理官安蓋魯的。

國公：去，去，一個蠢兒，一個可惡的蠢兒！

你有意造成的罪惡，

就是你的謀生祕訣。你祇要想想：

爲着塞滿你的獸腸或是爲着遮蓋你的脊梁，

你做出多末下流的勾當：你對你自己說吧。

靠着他們的可怕的獸性的撫摸，

我喝，我吃，我裝扮，我生活。

你能夠相信你的生活是一個生活嗎？

這樣污穢地寄生在別人的身上？悔過吧，悔過吧。

龐培：真的，這確是污穢的，先生；可是，我要申辯！

國公：不，如果魔鬼賜給你對於罪惡的申辯，

你就申辯他的罪惡去吧。——帶他到監裏去，官員。

糾正和教訓應該儘管齊下。

趁這會弄的惡棍還沒有發達。

埃爾布：我要先帶他到代理官那兒去，代理官已經給過他警告了：代理官不會容忍一個

娼販子的：如果他憑一個娼販子的身份去見他，那他還是替他跑一里路的公差交

些。

國公：我們全是，有些確似如此。

不受我們自己的過失所束縛的，或是我們的過失是不受我們的外貌所束縛的。

埃爾布：代理官的頸繩子要碰到你的腰幹子了，——明白地說，他會償給你一條繩子。

龐培：我有了救了，我要找保，——那兒來的一位紳士是我的朋友。

(羅西烏上)

羅西烏：怎末啦，高貴的龐培！怎末，掛在凱撒的軍輪子上，是被俘了嗎？怎末，現在像墨克瑪林那樣的新出道的女人不容易找了嗎？她不是常使人把雙手插進袴袋裏去又握着拳頭伸出來的嗎？你怎末回答我？噯，你對這個調調兒怎末解釋？是不全是給上次的大水冲走了，噯？你怎末說？四脚動物？世界還是先前一樣的世界嗎，男子？這是怎末一回事？是悲傷，是不可多談，或是別的什麼？這是什麼鬼計呀？

國公：更饜，更饜，更精糕！

羅西烏：我那心愛的羊肉，你的太太好嗎？她最近有新的收穫嗎，噯？

龐培：老實說，先生，她把她的牛肉（註）都吃光了，現在她自己下鍋了。

羅西烏：噯，好極了！這是權利；這是理所應得；願你們的新鮮娼婦和撲粉龜兒萬歲！

註：娼婦

這是無需躲避的收梢；這是勢所必然。上帝要去嗎？龐培？

龐培：是，先生。

羅西烏：喂，這不是誤捉，龐培，再見，去，告訴他們是我把你送到那兒去的。爲着債務，好嗎？或是爲着別的什麼。龐培。

埃爾布：爲着當龜兒，爲着當龜兒。

羅西烏：那末，好，監禁他！如果監禁是龜兒份所應得的話，喂，這確是他的權利：他無疑地是個龜兒，並且是陳年的，天生的龜兒。——再見，好龐培。替我向監裏別福，龐培：你可以做一個好當家的，你守得住那個牢房的。

龐培：先生，我希望你替我做保。

羅西烏：不，真的，不，龐培；這不合時了。反之我却要替你請求增加刑期：如果你不副煩的話，那你的麻煩就更大了。再見，可靠的龐培。——上帝保佑你，和尙。

國公：保佑你，先生。

羅西烏：鮑麗吉德現在還搽脂抹粉嗎，龐培，囉？

埃爾布：走吧，先生，走。

龐培：你現在不替我做保嗎，先生？

羅西烏：以前行，龐培，現在不。——海外有什麼新聞，和尚，有什麼新聞？

埃爾布：走吧，先生，走。

羅西烏：去，上狗棚裏去，龐培，去。（埃爾布獄卒及龐培下）關於國公有什麼新聞沒有，

和尚？

國公：沒有聽到什麼，你能夠告訴我些嗎？

羅西烏：有人說他跟俄國皇帝在一起，又有人說，他在羅馬；但是，他究竟在那兒，你

想？

國公：我不知道他在那兒；可是不管他在那兒，我願意祝他平安。

羅西烏：這是他的瘋狂和荒誕的鬼計，偷偷地溜出國去了，去過他那天生就不會過的乞

討生活。他離職以後安蓋魯却治理得不錯，他把犯罪的都加上籠頭了。

國公：他幹得很好。

羅西烏：不過他如果能夠對道茲更寬容一些於他也無損：他的辦法太厲害了一點，和

尚。

國公：這是一件太普遍的罪惡，祇有嚴刑才能醫治它。

羅西烏：是的，老實說，這罪惡牽連太大了；並且都是有着密切關聯的；這不能連根剷

和女兒養的。不是照規矩生下的，這是真的嗎？你想……

國公：那末他是怎樣生下的呢？

羅西烏：有人說他是海妖所養的，又有人說是在兩片鹹魚裏揀出的。但是，無疑的，當他亦便的時候，他的卵子裏撒出的一定是冰條。這是可以相信的。他是一個不懂羅西烏人事的傀儡，無疑的。

國公：你真快樂。先生說得真連串的。

羅西烏：他是多末殘忍，爲着一條褲子的作怪。要把一個人的生命都取消，那離職羅西烏的國公會這樣幹嗎？當他還沒有絞殺一個養上兩個私生子的人以前，他會付出一圓公：撫養這兩個私生子的養育費；他懂得這遊戲的趣味的；他明白這玩意兒的，所以他會顯得慈悲些。

國公：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國公鬧過什麼女人的事，他不走這一路的。

羅西烏：那你受騙了，先生。

國公：不會的。

羅西烏：誰，是那國公不會嗎？會的，就是你的五十歲的老女丐都可以告訴你，他時常

羅西烏把一個銅子到她的碗裏去的；國公自然有他的鬼計。他並且喜歡喝兩杯的。這國公一個讓我也告訴你吧。

國公：你對他不起真的。

羅西烏：先生，我是他的知交。國公是一個最狡猾的人。我相信我很明白他的溜跑的原

因。

國公：是什麼原因，請問？

羅西烏：不，請恕罪；這是一個祕密，應該藏在牙齒和舌縫裏的；可是這個我可以讓你知道。就是大多數的人都以為國公是聰明的。

國公：前明無疑的。他是聰明的。

羅西烏：他實在是一個最浮淺，最無知，最無輕重的人。

國公：這或許是你的妒忌，這是愚蠢的。不然就是你的誤會，他的生活道路和他掌理過羅西烏的大事都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話，替他掙得一個更好的名聲。就讓我們拿他的教訓來說吧。即使是在嫉妬者的眼裏他仍然不失為是一位學者，一位政治家，和一位偉大的勇士。因此你捏造得太拙劣了。不然，如果你所見愈多，那就愈會被你的

惡意灌輸了色。

羅西烏：先生，我是明白他的，我也是愛他的。

國公：愛就會使你說得更有識見些，識見也就更會增加你的愛。

羅西烏：喂，先生，我明白我自己明白的事。

國公：我不信，因為你不明白你所說的事。可是，如果國公有一天回來，——像我們的

——請詞所說的他一定會回來的，——讓我請你在他的面前回答我吧。如果你說的是

真話，你就有勇氣堅持着它；我一定會來找你的；讓我請問你的大名？

羅西烏：先生，我的名字是羅西烏；國公很熟悉我的。

國公：如果我能夠活着去告發你的話，他就會更熟悉你了。

羅西烏：我不怕你什麼。

國公：你以為國公就不回來了嗎？不然，你就是以為我是一個太無用的對手了。可是，

真的，我也奈何你不得，你會否認這些話的。

羅西烏：我寧願絞死；你看輕我了，和尙。可是不再多談了，你能不能告訴我克勞第烏

前天是不是會死？

國公：他為什麼要死？

羅西烏：喂——是為着在一隻酒瓶裏插上了一隻漏子，但願我們剛才說的那位老國公能

夠就回來。這位不懂人事的代理官要用節節來滅絕本城的全部人口，麻雀都不能
國公在他的屋簷下做窠，爲着牠們會行淫。國公却寧願黑漆漆的事黑漆漆地解決，他
從來不肯把牠們宣揚出來：但願他能夠立刻回來！聖母呀，這位克勞第烏祇是爲
着髮衣解帶的事受罰呀！再見，好和尙！我請你替我禱告。我再告訴你一句，國
公每星期五要吃一次羊肉，現在雖然戒掉了，可是，我再告訴你，他有時候還要
國公，跟一位女乞丐來上一嘴的，雖然她噴着焦麵包和茄厘的氣味。你說這些都是我告
羅西，訴你的，再見。(下)

國公：有什麼權力，有什麼地位

羅西：能逃避人們的謗毀？迴繞曲折的謔言

諷那最深白的德行攻擊。有那一位皇帝如此強項

能把那譏諷的舌頭捆綁？

國公：可是誰來了？

羅西：(伊思凱洛司，獄卒，獄卒及奧弗鄧太太上)

伊思凱洛司：來，把她帶到監裏去！

奧弗鄧太太：好大人，請開恩吧！大人是一個慈悲人，好大人。

伊思凱洛司：再二再三的勸戒，仍是嗜好着這個嗎？這會使慈悲賭咒，當起暴君來了。

獄長：她是一個連幹上十一年的老娼婦，請大人明鑒。
奧蒂鄧太太：我的大人，這是一位羅西烏的捏詞控告，凱蒂紀伯棠太太在園公的時候被伊思凱洛司誘上過孩子的；他答應娶她，他的孩子到五月節（註）有一歲零三個月大了。

園公：我一直沉默着；你瞧，現在他又怎樣地侮辱我呀！

伊思凱洛司：那個人也是一個浪蕩肆的人，到這把我找來，帶她到監裏去！去，別多嘴說不該說及奧蒂鄧太太（註）獄長：我的同僚安蓋魯不願有什麼變更；克勞第烏明天一定處死，替他預備殮葬吧！儘量給他寬厚的準備。如果我的同僚能夠殺我的憐憫打動他，他就可以不死了。

獄長：大人，這位紳商已經動問過他，他已經勸過他安心待死了。

伊思凱洛司：晚安，神父。

奧蒂鄧太太：保佑你。

伊思凱洛司：從那兒來的？

園公：不是本國的，雖然我的機會

註：五月一日的節日

使我暫時爲本地服務；我是一位聖恩級的僧人，

最近從教庭那兒來，

負着教皇的特殊使命。

伊恩凱洛司：海外有什麼新聞？

國公：沒有，祇不過時下有一種急於行善的狂熱病，要治愈它祇有把良善本身消滅。目前，是新穎的都受歡迎；任何形式的古舊都危險。正如任何行業守久了都是美德一樣，沒有足夠的真理維持社會的穩固，却有足夠的穩固使人們互相謗毀：——大天地依靠着這個謎語世界的智慧才能夠奔流。這新聞是舊的了，可是仍然是每天的新聞。我要請問，先生，國公的性情怎樣？

伊恩凱洛司：是一位在一切的好勝心之上尤其有自知之明的好勝心。

國公：他有什麼所好？

伊恩凱洛司：寧願瞧着別人快樂，勝過樂着別人想使他快樂的事情；是一位有各種氣質的紳士。我們且把他的事留給他自己吧，一個禱告或許就可以使它們順利；請我請問，你以爲克勞第烏預備得怎末樣了？我聽說你已經看過他了。

國公：他說他沒有從他的法官那兒得到什麼惡意的傷害，並且願意很謙虛地接受那法律

的制裁：可是由於他的脆弱，他仍然造出了許多自欺的生之希望；這個我利用了
我的空閒，已經使他不再相信了，現在他決心一死。

伊思凱洛司：你已經對上天盡了你的義務，犯人一定萬分感激你的訪問的。我已經爲着
這可憐的紳士用盡我的微力：可是我却發現我的同僚法官竟是這樣嚴厲，他迫得
我不得不說他確是公正。

國公：如果用他自己的生命來回答他這樣的嚴厲，那對他就太好了；如果他有機會也失
足，那他早就替自己下了判決了。

伊思凱洛司：我要去看看那犯人，再見！

國公：祝你平安！（伊思凱洛司及獄卒下）

他，佩帶着上天的寶劍，

應該是又聖潔又謹嚴，

自知自己是一切的模型，

堅守着大德，追逐着美行；

祈求於人的該是不卑不亢，

一切全憑自身的過失衡量，

若用殘忍的攻擊撲滅

自己也喜愛的罪惡，這真是恥辱！

安蓋魯的羞恥更是重重。

剷除了我的惡草，滋長他自己的亂叢。

唔，人類的內心有何等的掩藏，

雖然外貌是天使天堂。

多少人的肖像在罪惡裏鄙陋，

自身却玩弄着世俗。

用那柔弱的蛛絲牽引

那最堅實最沉重的物體！

狡猾對付罪惡我姑且採取，

傷着安蓋魯的身體今晚躺臥

他的食約拋棄的情緒，

裝假者理應被騙於裝假，

奸詐的苛求還給他奸詐。

意中我成全了一對冤家。入下

十一 第三幕完

(18)

(198)

第四幕

第一場——城壕上的農莊

(瑪麗娜上；童子歌唱)

歌：移開吧，移開吧，這一雙紅唇，

它們是這樣甜蜜地誓盟；

還有哪，這一對眼珠，這東方的曙光，

它們的光芒會迷失了明月；

我的狂吻再一次地給予，再一次地給予

愛情的珠印，可是薄情如舊，薄情如舊。

瑪麗娜：打斷了你的歌聲，趕緊溜跑：

這兒來了一位安慰者，他的勸告

常常平伏了我的如沸的不安。(童子下)

(國公化裝如前上)

我請你恕罪。先生，但願你

沒有發現我是這樣地歡喜，

請你相信我的解釋：

這歌聲沒有引起我的快樂，却也平伏了我的傷悲。

國公：很好，雖然音樂常有着這樣一種魔力

會使惡的變善，也會使善的造下過失。——

我請問你，今天有沒有人上這兒來找我？

正是這個時候我約着他在這兒相會。

瑪麗娜：沒有人來過，我一天都坐在這兒。

國公：我相信你。——時間還有多餘。我要請你暫時躲避：或許立刻我又要找你，爲着

你自己的一點事情。

瑪麗娜：我永是服從你的。(下)

(衣索裝拉上)

國公：來得正好，歡迎。

從那良善的代理官那兒帶來了什麼消息？

伊索裴拉：他有一座花園四面圍着高牆，

西牆背後傍着一座葡萄園；

葡萄園裏有一扇柴扉，

他用這個大鑰匙將它開啓；

這另一個鑰匙掌管着另一面小門

是葡萄園和花園的一條通徑；

在這兒我對他允許

當午夜深沉的時候

和他相會。

國公：你自己找得到這條路嗎？

伊索裴拉：我已經留下了很適當很細心的標記，

是他用着低聲細語和最有罪的熱心，

操着法官斷案的口吻，親自帶我，

在那條路上走了兩回。

國公：你們有沒有約定其他的暗號，

關於你應該遵守的。

伊索斐拉：沒有，祇是在黑暗裏的相會；

並且我已經對他說明我的最大的停留，

祇能是極短的時候；因為我使他知道，

有一個僕人和我同來，

他就等候在園外。我要他伴陪，

因為我告訴他我是來辦理克勞第烏的事情。

國公：這裝得很像。

我還沒有讓瑪麗娜知道

這件專況的一個字。——喂，裏面的人出來吧！

(瑪麗娜上)

我請求你和這位姑娘認識；

她來這兒是爲着給你幫助。

伊索斐拉：我很願意認識你。

國公：你確是相信我是敬重你的嗎？

瑪麗娜：好神父，我相信你是這樣的。並且我也很明白的。

國公：那末，握着這位同伴的手，

她有一個故事準備獻給你的耳朵。

我等你們空閑的時候再來侍候：但是請你們趕快；

細霧迷濛的黑夜就要到來。

瑪麗娜：請你到外面去走一下好嗎？

(瑪麗娜及女索斐拉下)

國公：哦，地位，哦，權勢，千萬雙錯誤的眼睛，

注視着你們！成卷的報告

紀錄着這些錯誤的互相矛盾的

關於你們的行爲的探尋。成千的智慧之流，

把你們作爲它們的思索的食糧，

在它們的思想裏將你們梳扒。

(瑪麗娜及伊索斐拉上)

歡迎，你們談好了沒有？

伊索斐拉：她願意担负這使命，神父，

祇要你同意。

國公：這不祇是我的同意，

也是我的請求。

伊索斐拉：當你離開他的時候，

別多說什麼，祇是，柔和地輕聲地說：

『別忘記我的兄長。』

瑪麗娜：不要替我担心。

國公：也不要害怕，和婉的女兒。

他是你的未婚的丈夫：

把你們這樣地撮合並不是罪惡，

因為你對他的名義和權利

會使這個結局顯得美麗。來，讓我們走：

稻子雖然等待收割，耕種依舊不能稍停。(下)

第二場——獄中

(獄長及龐培上)

獄長：這兒來，喂，你會殺人嗎？

龐培：如果犯人是個光棍，我會的，先生。如果他是個有婦之夫，那末他的腦袋就是他妻子的腦袋，我却款不下一位太太的腦袋。

獄長：來，別打趣，爽快地告訴我。明天克勞第烏和拜拿丁要斬決，我們監裏祇有一位普通的劊子手，他該有一位幫手；如果你願意當他的助手，你就可以免掉你的枷鎖。不然，你就得吃上兩整欄的官司，等到釋放的時候，還要把你鞭打個半死，因為你是一個出名的龜兒。

龐培：先生，我當一個非法的龜兒已經是不知好多年了；現在我却願意當一個合法的劊子手。我希望我的同行會給我一些指教。

獄長：阿勃賀生，阿勃賀生在哪兒？

(劊子手阿勃賀生上)

阿勃賀生：是你在叫嗎，先生？

縣長：這兒有一個瓦頂天肯幫助你行竊。如果你以為合用，就租用他一年，讓他跟你一塊兒住；如果不合用，就臨時用他一下，再辭掉他。他不會跟你計較高低的；他是一個龜兒。

阿勃賀生：一個龜兒，先生，去他的吧！他會精塌我們這一行的。

獄長：算了吧，先生，你們稱起來是一樣重的；一根鵝毛就會使秤筭兒翻身。（下）

龐培：請了，先生，請包涵些。——真的，先生，你的容量一定是很大的，不過你却有一副絞殺似的尊容。——你也稱呼你這個行當是個行業嗎，先生？

阿勃賀生：嚶，是一個行業。

龐培：先生，繪畫我聽說是個行業；你的娼婦們是我的同行，她們會畫眉；這也就證明了我們的行當是個行業；但是在把人絞殺裏面究竟有那一點稱得起是個行業的那就絞殺了我，還是不明白。

阿勃賀生：這是個行業。

龐培：有證據嗎？

(113)
阿勃賀生：每一個正直人的衣裳都合你的小偷的身；如果它對你的小偷太小了，你的正直人却以為正大得合適；如果對你的小偷太大了，你的小偷却以為小得正合適；

因此每一個正直人的衣裳都合你的小偷的身。

(獄長上)

獄長：你們談好了嗎？

龐培：先生，我願意幫他；我覺得你的行刑吏比我們龜兒更有良心些，——他一開口就請恕罪的。

獄長：嗨，你們明晨四點鐘把斬石和斬斧都預備好了。

阿勃賀生：來，龜兒；讓我來教你我這個行當，跟我來。

龐培，我真想學它，先生；並且我希望，如果有一天你要請我替你自己來一下的時候，你準會發現我是多麼靈活；因為真的，先生，爲了報答你的好意，我確是應該替你自己也來一下的。

獄長：把克勞第烏和拜拿丁帶來。

(龐培及阿勃賀生下)

這一個得到我的憐憫；那一個却一點兒不，

拜拿丁是個殺人犯，即使他是我的兄長，我也不管。

(克勞第烏上)

聽，這是你的斬決令，克勞第烏。

現在已是深夜，明晨八點

你就可以升天。拜拿丁在那兒？

克勞第烏；正深深地鎖在睡眠裏，好像是全然無罪，

熟睡躺在他的身上猶如躺在長途旅客的脊背；

呼喚不醒。

獄長：這樣誰能給他幫助？

好，你去，準備你自己的事（內敲門聲）可是這是什麼聲音？——

願你的靈魂安寧！（克下）或許，

我希望，這是赦免或是緩刑

賜給這位高貴的克勞第烏。

（園公化妝如前上）

歡迎！神父。

園公：願那良善的無害的夜之精靈

衛護你，好獄長！剛才誰來過嗎？

獄長：自從打更以後，沒有人來過。

國公：伊索裴拉沒有來嗎？

獄長：沒有。

國公：那麼，他們會來的，這不會等多久的。

獄長：替克勞第烏帶來了什麼好消息？

國公：有一點兒希望。

獄長：他真是一位太嚴厲的代理官。

國公：不能這樣說，不能這樣說；他的生活，

和他那偉大而公正的操行一點一劃都相符；

他確是用着神聖的自制

克服自己的肉慾；他又運用他的權力，

要把別人的也克服；如果他也玷上

他所糾正的勾當，那他才是暴虐；

事情既是如此，他確是正直。(內敲門)

現在他們來了。(獄長下)

他真是一位和善的獄長；實在少有，

往往是鐵面石心的牢頭伴着囚徒。（內敲門）

嗨，怎末了，爲什麼這樣喧鬧？那傢伙一定很急躁，用着這樣的敲打損害這毫無抵抗的門樞。

（獄長上）

獄長：讓他在那兒等着

我已經叫獄卒來替他開門。

國公：你依舊沒有接到關於克勞第烏的新命令嗎？

他明天非死不可嗎？

獄長：沒有，先生。

國公：天快要亮了，獄長，

在早晨以前你一定會得到些什麼消息的。

獄長：或許，

你已經知道了些什麼；可是我却相信

不會有什麼新的命令；我們未曾有過這樣的例子。

並且整個身兒都是公正，
安蓋魯大人在公衆的耳目裏
從來不曾反覆如此。

(使者上)

這是大人的公差。

國公：克勞第烏的赦免令來了。

使者：(遞信) 大人送給你這封喜信；再由我口傳他的叮嚀：——令你不要再違反這裏面的最細的節目，不論是時間，地點，或是其他的細節。早安，再見；因為，我想這已經是白天。

獄長：我一定遵從他的命令。(使者下)

國公：(旁白) 這是克勞第烏的赦免令，是用這樣的罪惡贖取，
爲着它赦免者自己也落下陷阱。

罪惡確能傳佈得最迅速，

當它在最高的權力裏繁殖：

罪犯想學慈悲，慈悲能如此發揮

犯罪者爲着同病相憐結成密友。

喂，先生，是什麼消息？

獄長：我告訴你：安蓋魯大人似乎以爲我會疏忽我的職務，竟用這樣少見的叮囑來提醒我；我覺得很奇怪，因爲他從來沒有這樣幹過。

國公：請你唸給我聽。

獄長：（讀信）「不論你會得到什麼相反的命令，務必把克勞第烏在早晨四點鐘行刑；把拜拿丁移到下午 爲着使我滿意，在五點鐘的時候把他的頭送給我驗看。這命令你要負責完成，它的意義，我們目前不能告訴你。因此，別對你的職務誤事，不然你就會冒着你的生命的危險來答復我。」

國公：移到下午處決的拜拿丁是個什麼樣的人？

獄長：一個在波希米亞出生却在這兒養大的人；是一個九年的老犯人。

國公：爲什麼那離職的國公不把他釋放或是處死？我聽說這才是他的慣常的辦法。

獄長：犯人的朋友們仍是在替他設法緩刑；並且，真的，他的罪名直到安蓋魯政府才找到確證。

國公：現在這案子弄明白了嗎？

獄長：很明白的了，他自己也不再否認。

國公：他在監裏懺悔沒有？他對死亡感動嗎？

獄長：這個人，害怕死亡並不比熟睡更害怕；無牽無掛，對於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打算；對死亡也沒有感覺，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死囚。

國公：他需要勸告。

獄長：他什麼也不要聽：在監獄裏他向來有着較大的自由；一直給他逃亡的機會，他却毫不留意：每天狂飲許多回，如果不是一連幾天的爛醉。我們常是驚醒他，作出要把他行刑的樣子，給他看捏造的命令：却一點兒沒有把他打動。

國公：以後再談他吧。獄長，你的眉心裏寫着堅毅和誠實；如果我看得不準，那一定是我的老聰明欺騙我；可是，憑着我的勇敢的狡猾，我却願意把自己投到危險裏。你得着命令要執行死刑的克勞第烏，他實在比判他死罪的安蓋魯不會更有罪些。要用明白的結果使你懂得這事情，那須在四天以後。目前我要請你給我一個立時的危險的幫助。

獄長：是什麼幫助，先生？

國公：把死刑展期。

獄長：天哪，我怎未敢，——時間已經規定，並且有着緊急命令，要把他的頭送給安蓋魯驗明。如果我有稍許的越軌，我的情形就會像克勞第烏一般。

國公：如果我的勸告可以做你的指導，我就願用我的級位替你担保。把拜拿丁移到早晨處死，用他的頭送給安蓋魯驗看。

獄長：安蓋魯都見過他們，他會發現這頂替。

國公：喂，死亡是偉大的化裝匠；你更可以替它添加。剃光頭，束緊鬍子；說這是懺悔者自己要在死前如此梳剃：你知道這是平常的事。爲着這個如果你得到的不是感謝或是佳運，而是其他的不幸，那末憑着我所皈依的天神發誓，我準用我的生命來替你申訴。

獄長：寬恕我，好神父，這是違反我的誓詞的。

國公：你對國公宣誓，還是對代理官呢？

獄長：對他，也對他的替身。

國公：如果國公知道你辦事公正，你會覺得你沒有犯罪嗎？

獄長：但是這怎麼會有可能呢？

國公：不僅是可能，而且確是能。可是因爲我看出了你有些害怕，我的法衣，德行，或

是勸告都不能夠輕易地引誘你，我要違反我的本意，進一步地把一切的害怕從你的身上取走。你瞧，這是國公的手書和寶印；無疑地你認識他的筆跡，這鈐記你也不生疏。

獄長：我都熟悉。

國公：這書信的意思是說國公就要回來；你有空閒時可以把它細讀；那時候你會明白，在這二天之內他就要來到。這事情安靈魯全不知道；因為他今天接到的信件正是些相反的報告；有的說國公已經死亡；有的說他進了寺院；但是，很巧，事情全不像所寫的一般。瞧，舒展的晨星已在催喚牧童，別再為這些事的解決疑難重重。一切的困難明白以後就會容易。叫醒你的行刑吏，把拜拿丁斬決：我立刻去替他懺悔，勸告他迎接聖地。可是你仍是有些疑慮，這書信該沒亦斷然決定。來，東方已是黎明。（下）

第三場——獄中另一室

（龐培上）

龐培：我在這兒跟在我們家裏一樣的熟悉。它真使我想起了這是奧菲那太太的府上，因為這兒有許多的老主顧。首先，這兒有年青的雷虛少爺，他是為着一筆黃紙和生

還的貨色的事，值價九乘二十加上十七個鎊；這筆貨他就換到了五個馬克的現款；聖母呀，生意現在銷路小了，因為老太太們都死光了。這兒還有凱伯少爺，是波網商三捲少爺控告的，爲着四套桃花色的衣料，現在把他弄成一個桃花丐了。還有年青的狄賽，年青的亂賭咒少爺，銅馬刺少爺，和餓小子少爺，都是長劍短刀的好漢。還有年青的落魄太子，他殺死了貪婪的布丁。還有馬上槍手爾斯萊脫少爺，大旅行家勇敢的薛倍少爺。還有粗魯的半罐子，他殺死了盆子。還有，我想，還有至少四五十位，都是我們這一行的大好佬，現在全都「爲着上帝的緣故」吃官司了。

(阿勃賀生上)

阿勃賀生：嗨，傳拜拿丁到這兒來。

龐培：拜拿丁少爺，你得起來了，要上絞架了，拜拿丁少爺，你得起來了，要上絞架了，拜拿丁少爺！

阿勃賀生：喂，怎樣，拜拿丁！

拜拿丁：願你的喉嚨生瘡——誰在亂嚷些什麼？是誰？

龐培：先生，是你的朋友劊子手。你得好好地起來了，讓我們送你歸天。

拜拿丁：（內白）滾，流氓，滾，我還沒有睡醒。

阿勃賀生：告訴他，他得醒醒了。不能就擱了。

龐培：拜拿丁少爺，醒醒吧；等行過刑再睡，那時你可以永遠睡你的去了。

阿勃賀生：進去，把他抓出來。

龐培：他來了，先生，他來了，我聽到鋪草在響了。

阿勃賀生：斧頭有沒有擱在斬石上，噯？

龐培：都預備好了，先生。

（拜拿丁上）

拜拿丁：噯，阿勃賀生，有什麼消息？

阿勃賀生：真的，先生，我真心希望你馬上鑽進禱告裏去，因為，你瞧，命令確是到了。

拜拿丁：流氓，這整晚我都在喝，我一點也沒有準備。

龐培：那更好，先生，整晚喝着的人，到早晨及時的絞殺了，第二天會睡得更濃些。

阿勃賀生：先生，你瞧你的神父來了，我們現在還是鬧着玩的嗎，你以為？

（國公化裝如前上）

國公：先生，受了我的慈悲的指使，聽到你是怎樣匆促地就要離別了，我來給你勸告和安慰，替你禱告。

拜拿丁：和尚，不，這整晚我喝得爛醉，我要有些兒準備才行。不然就讓他們用棍子打出我的腦髓吧，我不答應今天死，真的。

國公：先生！你得死了：我請求你

勇往直前地踏上你將去的旅途。

拜拿丁：誰的勸告我都不聽。

國公：但是，你聽着。

拜拿丁：一個字也不要聽；如果有話說，請到我的籠子裏來吧。今天我不出來了。(下)

國公：既不準備活，又不準備死，唉，沙礫似的心腸呀！——

追住他，朋友們，把他送到斬石上去。

(阿勃賀生及國培下，獄長上)

獄長：喂，先生，犯人怎末樣了？

國公：這動物，沒有準備死，也不願死。

要把他現在的頭腦超升

真是太費事了。

獄長：神父，這兒監獄裏，

今天早晨死了一位狂熱病人，

一位名叫雷哥遜的，是一位出名的海盜，

年紀和克勞第烏相仿，頭髮和鬍子

也跟他的顏色一樣。如果放過了

那無賴，等他回心轉意，

且先把雷哥遜的尊容，他的模樣兒更像克勞第烏，

去滿足那代理官，你看怎樣？

國公：哦，這是天賜的好機會！

立刻就這樣辦；安蓋魯指定的時間

一步一步地迫近；請你立刻把這件事完成。

按着命令將人頭送去，

我再去勸告那愚蠢的惡棍安心就刑。

獄長：這個我立刻辦到，好神父。

拜拿丁今天下午却必須處死；

我們又怎末對付克勞第烏？

如果有人把他活着的事兒戳破，

那我真是毫無補救。

國公：這樣吧，把他們都祕密地藏起；

拜拿丁和克勞第烏兩人；

當二度的太陽完成他對下界生靈的訪問，

你的安全

就毋須顧慮。

獄長：我絕對依靠着你。

國公：快，快派人去，

把頭送給安蓋魯。(獄長下)

我現在再和他寫信，——

請獄長做送信人。——信的內容

會向他證明我確在家鄉附近，

並且，用深切的叮囑，告訴他，
我要公開地回來；希望他
在那聖泉附近，
就在那離城一里的地方迎接；
我要按着嚴肅的等級和相稱的儀式
接見他們。

(獄長提雷哥邁頭上)

獄長：這是頭，我親自送去。

國公：辦妥了，趕緊回來；

因為我還要和你談一些事，

除了你，不願再有旁的耳朵聽去。

獄長：我一定儘量趕快。(下)

伊索斐拉：(內白)喂，平安。

國公：這是伊索斐拉的聲音。她是來打聽
他的兄長的赦免令；

我卻要使她茫然地自己的賢惠，

給她一個大大的失望，

當失望正是出于意料的時候。

(伊索裴拉上)

伊索裴拉：喂，請恕罪！

國公：早安，美貌賢惠的女兒。

伊索裴拉：這樣聖潔的人的賜予，真是太好的祝福。

代理官把我的兄長的赦免令送下了嗎？

國公：伊索裴拉，他已經釋放了他，使他永遠離開這個世界了。

他的頭已經割下，送給安蓋魯去了。

伊索裴拉：不，不會這樣的。

國公：也不會別樣的：顯出你的聰明吧，女兒，

緊緊地忍耐着吧。

伊索裴拉：哦，我要去見他，要去把他的眼珠挖出！

國公：他不會讓你見到他的。

伊索裴拉：哦，不幸的克勞第烏！被侮辱的伊索裴拉！

殘酷的世界！可詛咒的安蓋魯！

國公：這傷害不了他，也幫助不了你；

自制些吧，對上天申訴你的冤屈吧。

注意我的言語，你一定會發現

每一個字都是真實可靠。

國公明天就要回家；——不，擦乾你的眼淚；

我們寺院裏有一位兄弟，也是他的懺悔人

告訴我這件事：說是他已經替國公送信

給安蓋魯和伊恩凱洛司兩人；

他們也都準備到郊外迎候，

在那兒交還他的權力。如果你能夠指使你的智慧

走上我願意你走的路，

你就可以達到了對付這惡棍的目的；

得到了國公的歡心；輕復了你的仇恨；

公衆的讚譽也屬於你。

伊索斐拉：我願意聽你的指使。

國公：那就把這封信送給彼得和尙；

是她通知我國公的回返；

用這個標記告訴他我希望他今晚

在瑪麗娜家相見。她的案情和你的一起

我要全部讓他明白；請他帶着你們

去見國公；當着安蓋魯的面

把他痛快地指示。因為我可憐的自己，

受着一個神聖誓詞的束縛，

應該暫時迴避。去，帶這封信去，

用輕鬆的心控制着你眼睜裏憤怒的淚珠；

如果我會把你引入邪徑，

那就別再信任我的神聖的級位，——誰在那兒？

(羅西烏上)

羅西烏：晚安，和尚：獄長在嗎？

國公：不在，先生。

{ 180 }
{ 181 }

羅西烏：哦美貌的伊索裴拉，瞧着你這一雙血紅的眼睛，我的心都要灰白了；你要忍耐些呀。我寧願用糖和水充饑；却不願把那填塞肚子的流質給我的腦袋受用，不過我的肚子也祇揀取那豐盛的酒食而不是酸鹹的淚水。他們說國公明天就要到了。憑我的誠實發誓，伊索裴拉，我確是愛你的兄長的：如果那位躺在黑角裏的荒唐老國公在的話，他就不會死了。（伊下）

國公：先生！這真是奇蹟，國公沒有聽到你這樣的稱讚；可是最好是不要讓他活着聽到你的。

羅西烏：和尚，你沒有我這樣熟悉國公：他確是比你所想得到的還要好的一位獵豔家。

國公：喂，你總有一天要答復這個的，再見。

羅西烏：等一回，我和你一塊兒走：我會告訴你國公的好新聞。

國公：先生，如果那些都是老實話，你已經告訴我夠了，如果不老實，再多也無用。

羅西烏：我有一次爲着把一位少女弄上了孩子去見過他的。

國公：你也幹過這樣的事嗎？

羅西烏：是的，聖母，我幹過的；可是我却寧願否認它；不然，他們會迫着我娶那個禿的山楂子（註）的。

國公：先生，你的同伴比誠實更誠實些，你住口吧。

羅西烏：憑我的忠實發誓，我願意跟你跑到巷底，如果罈子裏的話不中聽，我就不說好了。不，和尚，我像牛虻，愛叮人的。（下）

第四場——安蓋魯之家

（安蓋魯及伊思凱洛司上）

伊思凱洛司：他所寫的每一封信都壓倒了另一封。

安蓋魯：全是些不齊整的雜亂的語句。他的行動顯見得有些瘋了，願上天使他的智慧安全；爲什麼要我們那兒迎接他呢？爲什麼又要我們在那兒交還他的權力呢？

伊思凱洛司：我真猜不透。

安蓋魯：爲什麼要我們在他進城一小時前佈告全城，有冤屈的人可以在大街上遞呈他們的證書呢？

註：妓女

伊思凱洛司：這個我想他是有理由的；他把訴冤的人一次理清，就會使我們以後不再受到攻擊了，因為有冤的人以後就再沒有權利來麻煩我們了。

安蓋魯：好，我請求你，就下這個命令吧。

明天早晨我再來你府上看你。

你也給那些有着這樣或是那樣的理由

該去接他的人一個通知吧。

伊思凱洛司：是，先生，再見。

安蓋魯：晚安。（伊思凱洛司下）

這一件事真使我喪失了原形，迷失了本性，

一切的舉動都顯得遲鈍。她是一位被摧殘的花似的處女！

摧殘者自己又是一位權貴。他借着法律的力量，

達到他的目的。若不是她的柔弱的羞恥

不讓他宣佈這重負的損失，

她會對我吐出多末利害的毒舌呀！可是論理她也不敢，

我的權力礙着如此龐大的欺信，

任何個別的中傷不能把它搖動一些，

除非是告發者甘願自取昏迷。克勞第烏本可以不死，

若不是他的放肆的青春和危險的思念，

將來會要報復這個深仇。

因為他的生命是這樣污穢地取得，

為着他的贖取，他的妹妹忍受了這樣大的恥辱。但願他仍在人世！

天哪！當我們的美德一度遺忘，

我們全部的行動都成奸詐，——我們想行善，我們作不到善。

第五場——城郊

(國公着原服上及僧彼得上)

國公：這些書信在適當的時候替我傳遞：(授信)

獄長知道我們的目的和計謀，

當事情上路的時候，緊記住我的指示，

嚴密地依照着我們特殊的佈置；

雖然有時候你可以遷東就西，

如果事實有這樣的需求。去，上佛萊費士家去，
告訴他我的停憩處：用同樣的通知，
送給樊倫鐵納司、羅蘭特、和冠萊塞斯，
要他們帶着號筒上城門那兒迎候。

可是首先替我傳喚佛萊費士。

僧彼得：我立刻去辦。(下)

(伐理歐司上)

國公：感謝你，伐理歐司；你來得真快。

喂，我們走。還有其他的朋友。

立刻就要到這兒迎接我們，和善的伐理歐司。(下)

第六場——城門口大街

(伊索斐拉及瑪麗娜上)

伊索斐拉：這樣的間接說話我不願意：

我要說出真情；這樣的罵他

却是你的舉；那神父也曾經勸我稍罵幾句；

他說這是爲着有意義的目的。

瑪麗娜：照他的規定行事吧。

伊索斐拉：並且，他告訴我，如果有時候

他站在相反的方面對我駁斥，

要我不覺得這是奇突；因爲他說這是一味良藥，
苦味是爲着甜的結局。

瑪麗娜：但願彼得和尚，——

伊索斐拉：喂，住口，那和尚來了。

(彼得會上)

僧彼得：來，我已經替你們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

在那兒你們可以迫視國公，

他也決不會把你們溜過。號筒已經二度吹奏；

和善嚴肅的市民

早已佔據了城門，在短促的時間內，

國公就要進城：喂，我們走。(下)

(第四幕完)

第五幕

第一場——城郊廣場

(蒙面的瑪麗娜，伊索斐拉及彼得僧三人站立，國公着原服及伐理歐司自對門上，貴族，安蓋魯，伊思凱路司，羅西烏，獄長，獄卒及市民等隨上)

國公：我最敬愛的表弟，好久不見——

我們忠心的老友，你好。

安蓋魯：敬賀殿下平安返國。

伊思凱路司：敬賀殿下平安返國。

國公：千萬個衷心的感謝，兩位，

我曾經私下訪問着你們；

我聽到你們是如此公正，

我的內心祇得把你們讓給公眾的謝恩，

它會酬謝得你們更深沉。

安蓋魯：你使我更是負恩萬分。

國公：哦，你的功績遠播四方，不然，我會錯待了它，

如果我把它就是深鎖在我的心坎裏，

當它值得用銅雕的大字

銘刻在深溝高壘的廟堂，

抗拒時間的啃噬和遺忘的吞佔。把手遞給我，

讓人民瞧着明白

那外表的謙恭實是洩露

內心的喜悅。——來，伊恩凱洛司，

你扶着我的另一隻手同行

你確是一位賢良的輔弼。

(彼得僧及伊索裴拉迎上)

僧彼得：現在是時候了：大聲地叫吧，跪倒在他的面前。

伊索裴拉：公正，哦，高貴的國公！低垂你的聖目

瞧一位被侮辱的人，我寧說，一位姑娘主
哦，可敬的王公，別沾污你的雙眼，

任它們流覽四方，

除非等你聽完了我的真實的申訴，

並且賜給我公正，公正，公正，公正！

國公：說出你的冤屈；是誰！是什麼？簡單明白。

這兒是安蓋魯大人，他會給予你公正。

你可以對他申說。

伊索裴拉：哦，可敬的國公，

你命令我向魔鬼索取贖物。

請你自己聽我說吧；因為我要說的，

如果得不到你的信任，那就會使我得到了懲罰；

不然，就會得到你的洗釋；聽我說吧，聽我說！

安蓋魯：殿下，她的神智我擔心有些兒不清；

她曾經向我替他的兄長求情，

他已經按着法律的步驟處刑，——

伊索裴拉：按着法律的步驟！

安蓋魯：她一定會最刻毒最離奇地亂說。

伊索裴拉：最離奇却是最真實的我準備說出一切。

說安蓋魯是個偽誓者，這不離奇嗎？

說安蓋魯是個殺人犯，這不離奇嗎？

說安蓋魯是個淫棍，

是個偽君子，是個處女侵犯者，

這不都是離奇又離奇嗎？

國公：不，這真是十倍的離奇。

伊索裴拉：說他確是安蓋魯不會更真實。

比起說這件事情是又離奇又真實。

不，這是十倍的真實；因為真實終究是真實，

即便到了審判的末日。

國公：把她帶走，可憐的靈魂。

她說出這些話全是由於知覺不潔。

伊索斐拉：哦 王公，我祈求你，正如你確信

人世的安慰之外還有天堂的安慰，

請你別用這樣的批評輕視我，

說我是被瘋顛所侵！不要以為這是不可能，

雖然表面似乎不相稱；這不是不可能，

說那爬行地而的惡狗

也能像安蓋魯一樣的

羞澀，嚴肅，公正和完整；

同樣，安蓋魯，掩藏在他的服裝、儀表、名聲和外貌裏，

也可以做一個極惡的刁徒；相信吧，高貴的王公；

如果他比刁徒罪輕些，那就不足論，可是他確比刁徒壞十分。

如果我找到更壞的名稱。

國公：憑着我的榮譽說，

如果她是瘋顛，——像我所想的一般，——

瘋的瘋顛確是有着最奇異的性質；

這樣的真通事理，

我從來沒有在瘋人的口裏聽到過。

伊索裴拉：哦仁慈的國公，

別這樣吹打；也不要摒絕事理

祇爲着貴賤有差；請發揮你的理智吧，

使似乎掩藏着真實露而，

使貌似真實的虛僞遁逃。

國公：有許多不是瘋顛的人

真的，會比她更缺少理智，——你想申訴些什麼？

伊索裴拉：我是克勞第烏的妹妹，

他因爲犯了通姦的罪，

拋掉了頭顱；判刑的就是安蓋魯：

我正在接受女修道的洗禮，

却被我的兄長召請；有一位羅西烏的。

就是那時候的送信人。

羅西烏：那就是我，殿下：

我從克勞第烏那兒跑到她那兒，
爲着她的兄長的事情，

請她去跟安蓋魯碰一碰運氣。

伊索斐拉：那正是他。

國公：沒有叫你說話。

羅西烏，不，我不願沉默，

我的好殿下。

國公：那末，我却願意：

請你多多注意：當你自有事的時候，

請上天賜給你

一個敘述詳盡。

羅西烏：我可以保證殿下。

國公：保證你自己吧；請你留心。

伊索裴拉：這故事也許能夠證明我的故事。——

羅西烏：對的。

國公：故事或許是對，你却錯了，

在沒有輪到你的時候亂開口，——說下去吧。

伊索裴拉：我就去謁見

這位惡狗似的代理官，——

國公：這又有些像瘋話了。

伊索裴拉：請恕罪；

這個稱呼是切合事實的。

國公：又彌補了，說事實；——說下去吧。

伊索裴拉：簡單的，——把那不必要的枝節拋棄，

不說我是怎樣地懇求，怎樣地哀請，怎樣地下跪，

他又是怎樣地拒絕，我又是怎樣地回復，——

這些都是冗長瑣屑，我祇揀那罪惡的結果，

帶着悲傷和羞恥我開始講述；

他不肯釋放我的兄長，

除非是我用我的純潔的財寶作贖物，

去滿足他的恣放的慾望；經過了許多的爭辯，

我的同胞之愛壓倒了我的自尊，

我竟對他依順；第二天清晨，

他的肉慾滿足，却又發出一道命令，

割取我的兄長的首級。

國公：這真像會有的事。

伊索斐拉：哦，這真像會有也是真有的事。

國公：天哪，可愛的賤婦，你不明白你自己說些什麼。

不然，你就是用仇恨的口吻來中傷

他的名譽。首先，他的完整的品格

可以說是一絲不染。次之，這理由也欠通順，

說他會這樣魯莽地追逐着惡行；

如果她真是犯了這樣的罪。

他就會用他自己來權衡你的兄長，

不再斬下他的頭顱。一定有人把你指使：

證實招認吧，說出是誰的計謀，

要你來這兒控訴？

伊萊索拉：事情竟會這樣嗎？

哦，你們頭頂上的神明呀，

賜給我忍耐吧，等到成熟的時候，

再來暴露他的罪惡，現在罪惡是包庇在寬容裏——

上帝幫助大人免災除禍，

而我，受着這樣的侮辱，以後是再也沒有信仰了。

國公：我知道你想脫身。——來一個人！

把她看守起來！——我會允許

這樣一陣破壞和誹謗的風

撲到一位這樣親近我們的人的身上嗎？這一定是一個奸計，——

有誰知道你的企圖和你的來這兒的？

伊索斐拉：有一個人，我但願他也在這兒，那就是路陀韋克神父。

國公：好像是一位司儼悔的神父。——誰知道這位路陀韋克？

羅西烏：殿下，我知道他，這是一位愛管閑事的和尚；

我不喜歡這個人：如果他在這兒，

爲着他在你離職的時候說你的一些壞話，

我真想重重地搥他幾下。

國公：說我的壞話！這是一位好和尚，真的！

又鼓勵這一位賤婦

來到這兒侮辱我們的替身！——把這和尚找來。

羅西烏：就在昨天夜裏，殿下，我看見她和那和尚，

都在監裏：是一個野和尚，

一個極卑鄙的人。

僧彼得：願高貴的殿下平安！

我一直站在這兒，殿下，我並且聽到

你高貴的耳朵是怎樣地被污。首先，這位女人，

惡意地侮辱了你的替身，

他不該受到她的碰觸或是污辱，

正如她不該受到旁人的一樣。

國公：我的想法不亞于你。

你知道她所說的那位路陀韋克和尙嗎？

僧彼得：我知道他是一位虔誠聖潔的人；

不卑鄙也不愛管閑事，

不像這位紳士所說的；

並且憑着我的信仰發誓，他從沒有

破壞過殿下的名譽，像他所誤傳的。

羅西烏：殿下，他確是鑽刁惡極的，請你相信。

僧彼得：喂，將來他總可以替自己洗刷，

現在他却病着，殿下，

這是一種奇突的熱病。受了他的囑託，

——因為他知道有一件控訴

要冒犯安蓋魯大人。——我來到這兒，
用他的口吻說出他所知道的：

那些是真情，那些是捏造；說出

如果他被召喚的時候也會說出的

那些是他，憑着他的誓詞和全部的修飾發誓，

願意補充得完整明白的。首先這位太太，

——爲了給予這位可敬的貴人以公正，

他是被那位女人這樣粗野地當面譏毀！——

你會聽到她會怎樣地在那位女人的親眼之下給她一個反證。

直到那位女人自行招認。

國公：好和尙，請她說給我們聽吧。

（在裴裴拉被押走，瑪麗娜上前）

你不覺得這好笑嗎，安蓋魯大人？

——哦天哪，卑賤之徒的自傲呀！——

給我們一個位子。來，安蓋魯表弟。

對這件事我決定大公無私；請你當審判，

審判你自己的案子。——這是證人嗎，和尙？

首先，讓她去掉了面紗，再讓她說話。

瑪麗娜：恕罪，殿下；我不願意去掉我的面紗，

除非我的丈夫命令我。

國公：怎末，你結過婚了嗎？

瑪麗娜：沒有，殿下。

國公：你是一位姑娘嗎？

瑪麗娜：不是，殿下。

國公：那末你是一位寡婦了。

瑪麗娜：也不是，殿下。

國公：喂，那你是一個空虛：——既不是姑娘、妻子，又不是寡婦。

羅西烏：她或許是一段爛木頭（註）；她們大都既不是姑娘、寡婦，又不是妻子的。

國公：那個人住口，我希望他自己也有伴案子讓他這樣嘆舌。

註：娼婦

羅西烏：是。

瑪麗娜：我確是承認我沒有結過婚，

我也承認我又不是位姑娘，

我知道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却不知道他也知道我。

羅西烏：那他一定是喝醉了，這不會是別的。

國公：爲着肅靜，你還是如此嗎？

羅西烏：是。

國公：這不是替安蓋魯作證。

瑪麗娜：我就要替他證明：

那誣蔑他奸淫的人

同樣也侮辱了我的丈夫；

誣責他在這樣一個時候行淫，

他正在我的懷抱裏

享受着最甜蜜的溫存。

安蓋魯：她譴責了我，又譴責了別人嗎？

瑪麗娜：這個我不知道。

國公：不知道？你說是你的丈夫？

瑪麗娜：唉，正是，他是安蓋魯。

他以為他明白他從來不知道我的肉體，

却不明白他所知道的是伊索斐拉。

安蓋魯：這是一個離奇的指摘。——讓我們瞧瞧你的臉吧。

瑪麗娜：我的丈夫命命我了，現在我可以去掉面紗。

這就是那根臉，殘酷的安蓋魯（去面紗）

你一度起誓說是值得觀賞的；

這就是那隻手，用着海誓山盟

你把它緊緊握在你的手掌裏。這就是那肉體

它接下了伊索斐拉的燭火，

在你的花園的臥室裏

冒充假想的她的身體給你作樂。

國公

國公：你認識這位女人嗎？

羅西烏：她說得怪肉感的。

國公：噯，別多嘴。

羅西烏：夠了，殿下。

安蓋魯：殿下，我得承認我認識這女人；

五年前有一度締婚的傳說

牽涉到我們二人；可是中途又破毀，

一半是由於她所許的條件，

無法完成；但是主要的

却是由於她的名譽爲着行爲輕佻

而降低；這以後五年的時間，

我從來沒有對她說過話，見過她，或是聽到她的什麼，

這可以憑我的忠誠和榮譽發誓。

瑪麗娜：高貴的王公，

正如陽光從天空中來，言語從口裏出，

正如真實裏有真理，美德裏有真實，

我根據婚約是他的未婚妻，

像言語能把誓詞造成的那般堅實；並且我的殿下，

就在上一個星期二的夜裏，在他的花園的臥室裏，

他把我當作一個妻子似的相認。因為這些都是事實，

讓我毫無顧慮地抬起我的雙膝，

不然它們就會永遠固定在這兒，

像一座人像的石刻。

安蓋魯：我一直祇是發笑，

現在，殿下，請給我法定的權限；

因為我的忍耐確是被觸動了。我很明白

這些可憐的下流女人算不了什麼，

她們祇是某些更有力的人物的工具，

他把她們唆使：讓我行使我的職權，殿下，

把這個陰謀戳破。

國公，滿心的同意；

並且完全任憑你的喜怒去懲罰他們。——

你這愚蠢的僧人，還有你這刻毒的賤婦和那剛離開的一位同謀，你們以為你們的誓詞，

雖然可以信服任何的天神，

確是反對他的尊嚴和名譽的力證，

全不明白他的美德是密封在多大的稱許裏。——你，伊思凱洛司，和我們的表弟並坐，在那必要的時候，

借給他你的慈祥的勞力，

幫他審理這毀謗的案子。

另外那位主謀的和尙，

也必須把他找到。

僧彼得：但願他也在這兒，殿下！這確是他

唆使這女人來控訴，

你的獄長知道他的地址，

他可以把他尋到。

國公：立刻去尋找。(獄長下)

而你，我的高貴的無可疵議的表弟

審明這案子的責任是你的事，

從任何的懲罰裏，如果你覺得需要，

你可以動用你的嚴刑。我要暫時離開你們。

可是切勿先自搖擾。除非你們已經斷定他們的毀謗。

伊思凱洛司：殿下，我們一定要澈底細查。(國公下)

羅西烏先生，你不是說你知道那位路陀克和尙是很不誠實的嗎？

羅西烏：僧帽不是僧人。他除了他的法衣之外毫無誠實之處。他並且講着國公很下流的

壞話。

伊思凱洛司：我們請你留在這兒等候他。用這些事實去攻擊他。我們是定可以發現這和

尙是一位有名的人物。

羅西烏：正像維也納的任何名人一樣，我敢說。

伊思凱洛司：傳伊索斐拉再來一次。我要和她說話。(侍從一人下)請你，大人，讓我先

審問：你瞧我怎樣地對付她。

羅西烏：不會比國公更高明些，讓她自己說去。

伊恩凱洛司：你這樣說嗎？

羅西烏：聖母呀，先生，我以為如果你祕密地對付她，或許她會招得快些。有時候你

開地她反會害羞的。

伊恩凱洛司：我願意黑漆漆地處置她。

羅西烏：那就對了；女人都是要到半夜裏才發亮的。〔獄卒押伊恩凱洛司上。〕

伊恩凱洛司：〔向伊〕來，姑娘，這兒有一位女紳士全部否認你所說的話。

羅西烏：夫人以我所說的那流氓向這兒來了，後面跟着獄長。

伊恩凱洛司：來得正好，你不要跟他說話，等到我們請你。

羅西烏：〔下。〕

〔伊恩凱洛司化裝僧人及獄長上。〕

伊恩凱洛司：喂，虎娃，是你唆使這些女伙來誹謗安蓋魯大人的嗎？她們都已招認是你

國公的奴僕。

國公：全是假話。

伊思凱洛司：「呸！你知道你在什麼地方說話嗎？」

國公：「恭敬你這個大地方！」——讓魔鬼

也爲着他的燃燒的寶座受人恭敬吧！——

國公那兒去了？祇有他才配聽我說話。

伊思凱洛司：國公就在我們身上；我們要聽你說話；

留神，說話有禮些。

國公：至少是大胆些。——但是，我可憐的靈魂呀，

你別跑到狼羣裏來找羊嗎？

祝你們的冤屈晚安！國公跑了，

你們的案子也就跑了。國公太不公平了。

這樣地駁斥了你們的明顯的申訴。

把審問的事交給這些惡棍的嘴吧。

這些嘴吧正是你們要控訴的。

羅西烏：這就是那流氓，就是我所說的。

伊思凱洛司：喂，你這不虔不敬的和尚。

你還不滿足嗎？喚使這些婦女

來控訴這位可敬的貴人，還要滿口胡言，

在他的親耳聽聞之下，

與他惡棍。接着又越過了他的

斜視着與公本人。這責他亦公正。

請往他。把他也刑了。非水我獨要指待你

寡節離園賞節。可是讓我們先明白你的目的。

欲勝毋做。不公正。非。非。

國公。這到這熱烈。國公。

他。不激動。我這指尖，正如他

不敢把他自己。非。我不是他的。民。民。

他。不是這城市。讓的人。我在這國家裏的職務。

被。我。成。為。難。地。納。的。對。個。房。觀。者。

在這兒。我。看。到。了。腐。敗。在。煎。鍊。

直到。溢。出。了。盞。盞。神。用。法。律。防。制。一。切。的。罪。惡。

可是惡行竟如此寬容，那有力的條文

像理髮店的罰章，虛懸壁上，

受人侮辱也受人觀賞。

伊思凱洛司：毀謗國家！——把他帶到監裏去！

安蓋魯：你對他有什麼攻擊，羅西烏先生？

這就是你告訴我們的那個人嗎？

羅西烏：正是他，大人。——這兒來，光頭：你認識我嗎？

國公：先生，憑着你的口音，我記得起你，國公離職的時候，我在監裏見過你的。

羅西烏：真的嗎？你記得你說着國公的什麼嗎？

國公：記得很清楚，先生。

羅西烏：真的嗎，先生？國公是個淫棍，是個癡子，是個懦夫，像你所說的那樣嗎？

國公：先生！你必須跟我換一個人，如果你要把這樣的報告算作我的：你確是這樣地說

着他；並且比這還要多，還要壞。

羅西烏：哦，你這刁極的傢伙，我沒有爲着你說出這些話扭過你的鼻子嗎？

國公：我抗議，我愛國公正如愛我自己。

安蓋魯：聽——這惡棍現在想怎樣的收場，當他發過了這些叛逆的誹謗！

伊思凱洛司：這樣的人真不配跟他多談。——把他帶到監裏去。——獄長在那兒？——

把他帶到監裏去！重重地枷起來；不要讓他再開口。——把這蕩婦也帶走，跟那

另一位同謀犯關在一起。

國公：（向獄長）停着，先生，停一會兒。

安蓋魯：怎末？他反抗嗎？——羅西烏，幫助他。

羅西烏：來，先生；來，先生；來，先生；呀，先生！喂，你這光頭，你這譏諷的流氓

！你一定要擄掉你的和尚帽嗎，是不是？露出你的鬼臉吧，願你的臉上出天花！

他出你的羊吃草的尊容吧，馬上絞殺你！你不走嗎？

（撕下僧帽，露出國公）

國公：你是天下第一個大流氓，竟能造出一位國公。——

首先，獄長，讓我保釋這三位清白人。——

（向羅西烏）別溜逃，先生；那和尚跟你立刻有句話。——

看住他。

羅西烏：這證明比較殺更壞。

國公：（向伊恩威洛司）你所說的我都寬恕，請坐。

我們要借他的座位一用。——（向安蓋魯）先生，請你允許。

你還有言語，聰明或是無恥

能夠給你一些幫助嗎？如果你有，

你就留到把我的故事聽完。

也不必留得太久。

安蓋魯：哦，我最敬畏的殿下，

我會比我的罪惡更罪惡十分，

如果我以為能逃過你的鑒察，

當我明白殿下像天神一般

已經注意到我的惡行。哦，良善的王公。

別再審問我的恥辱

把這拷問由我自己招出，

立刻的判決和迅速的死刑

是我所請求的全部寵幸。

國公：這兒來，瑪麗娜，——

你說，你跟這位女人有沒有訂過婚？

安蓋魯：有過，殿下。

國公：把他帶走，立刻和他結婚。——

彼得和尚，請你做證婚人。完畢以後
把他再送回，——跟着他，獄長。

（安蓋魯，瑪麗娜，彼得僧，獄長下）

伊思凱洛司：殿下，我覺得他的不名譽

比這故事的離奇更可驚。

國公：這兒來，伊索裴拉。

你的和尚現在是你的王公；正如當時，

我對你的事盡心勸告和敬重，

而今換了衣裳沒有換了心，我依舊

願爲你服務和辯護。

伊索裴拉：哦，竟想我，

我，你的僕人，使羅和亞瑟！

你的未知的至上權力！

幽公：我寬恕你，伊索裴拉：

現在，可愛的姑娘，你可以跟我們自由不拘，

你的兄長的慘死，我知道，還盤據在你的心上；

你會奇怪爲什麼我掩藏了自己，

竭力爲着營救你的兄長，

却不魯莽地顯出我的潛藏的力量，

寧是讓他如此死亡。哦，最和婉的姑娘，

這是他的刑期過于迅速，

這個我以爲它會以稍緩的脚步來到，

是這個破壞了我的計劃：——但願他在天平安！

生命會顯得更美麗，如果能夠對死亡沒有恐懼，

勝過活着儘是害怕死去：安慰你自己吧。

你的兄長是幸福的。

伊索斐拉：我確信他是這樣的。

(安蓋魯，瑪麗娜，彼得僧及獄長上)

國公：這位新婚的人物已經來到，

他的淫念侮辱過

你的防禦嚴密的名譽。爲着瑪麗娜的緣故，

你必須把他寬恕。可是正如他判處你的兄長，——

這是罪惡，並且是雙倍地侵犯

神聖的貞操和貞操破壞所依的

誓約。爲着你的兄長的生命，

最仁慈的法律也要吐出

最宏亮的聲音，用法律自己的口吻說出：——

「一個安蓋魯答覆一個克勞第烏，死亡報答死亡！」

迅速酬償迅速，遲緩答覆遲緩；

同物對消同物，量尺夾量量尺。

因此，安蓋魯，你的過失竊已明白，——

這個，你雖想否認，却否認了你的優越。

我們判給你那同一塊斬石。

克勞第烏就在那兒慘死，——並且和他一樣迅速。

把他帶走！

瑪麗娜：哦，我的最仁慈的殿下

我希望你不要用丈夫的空名來侮辱我。

國王：這是你的丈夫用丈夫的空名侮辱你，

爲着你的名譽，

我想你們的結合是很適宜；不然，

他那樣的認識了你的肉體，會使你抱恨終生，

阻礙你未來的善行；關於他的所有，

雖然照例歸我們充公，

我們却饋贈你作爲寡婦的養金，

使你可以另找一個更好的男人。

瑪麗娜：哦，我敬愛的殿下，

我不祈求別人，也不會有更好的男人。

國公：你也不要祈求他，我們的主意已定。

瑪麗娜：我的慈祥的君主！——（下跪）

國公：你祇是空費心機。——

把他帶去行刑——（向羅西烏）現在，先生，輪到你。

麗瑪娜：哦，我的良善的殿下！——親愛的伊索斐拉，幫助我。

請把你的雙膝借給我，我日後的生命，

全部獻給你替你服務。

國公：違反了一切的理性你竟向她求救。

如果他願意爲着這樣的事憐憫和屈膝。

他的兄長的陰魂真會把他的墓門打破。

使他的妹妹永遠鎖在他的恐怖裏了。

瑪麗娜：伊索斐拉，

親愛的伊索斐拉，請你傍着我跪下；

舉起你的雙手，却不必說話——我來說出一切。

人們說，最良善的人都是從過失的模型裏造出；

並且，大體說，良善顯得更良善，

如果帶上一點污染，我的丈夫也如此。

哦，伊索裴拉，你不肯借給我一條腿嗎？

國公：他是爲着克勞第烏而死的。

伊索裴拉：最寬宏的先生，（跪下）

如果你願意，請你看待這位罪人，

像我的兄長再生；我一半相信，

在他對我調情以前他確是有着控制他的行動的翼誠，

事情既是如此，

就請免掉他一死。我的兄長得到的是公正，

他幹了什麼，他爲着什麼而犧牲；

至於安蓋魯，

他的行動沒有達到他的惡念；他的惡念，却必須像一個中途死亡的念頭

被埋殮。思想不是主體，

念頭祇是思想的化身。

瑪麗娜：祇是，殿下。

國公：你的請求全然無用；站起，我說——

我又想起了一件過失。——

獄長：克勞第烏怎末

在一個不平常的時候斬決？

獄長：命令如此規定。

國公：你有關於此事的特別命令嗎？

獄長：沒有，殿下；祇憑着私信的傳述。

國公：爲着這個我要譴責你玩忽職務；

交出你的鑰匙吧。

獄長：請恕罪，高貴的殿下：

我想這確是一個過失，當時却不明白；

事後也曾自己悔恨，由於有了更多的考慮；

爲着證明此事，獄裏現在有一個人，

(270)

那條那命令他本該處死。

我却把他救活。

國公：他是誰？

獄長：他的名字是拜拿丁。

國公：我願意你對克勞第烏也如此。

去，把他帶來，讓我瞧瞧他。（獄長下）

伊思凱洛司：我真痛心，安蓋魯大人，一位像你這樣聰明博學的人，

竟會，當你熱血高漲的時候，如此魯莽地失足，

事後竟又這樣缺少冷靜的思索。

安蓋魯：我真抱歉，造出這許多悲慘……

它們如此刺着我的悔恨之心。

我寧求死亡勝似仁慈的赦免，

這是罪有應得，我確是請求一死。

（獄長，拜拿丁，蒙面的克勞第烏及裘麗葉上）

國公：那一位是拜拿丁

獄長：這一位，殿下。

國公：有一個和尚告訴我這個人。——

喂，據說你有一顆倔強的心，

除了人世什麼全不理會，

也肯把你的生命面對着人生。你雖然已經判刑；

可是，這些人世的過失，我全部赦免；

請你接受我的仁慈。

準備將來的善行。——和尚，勸導他；

我把他交給你。——那蒙面的人又是誰？

獄長：這是我救下的另一位犯人。

當克勞第烏處斬的時候他本該死去；

他也很像克勞第烏本人。（克去面紗）

國公：（對伊）如果他像你的兄長，爲着你的兄長，

我赦免了他；又爲着你的可愛，

請你遞過手來，說：你是屬於我的。

他也是我的兄長。可是這事還要延到一個更適宜的時光。

現在王安蓋魯大人明白他有了救；

因為我看到一線光芒在他眼裏流露。——

喂，王安蓋魯，你的罪行已經平安地離開你；

當心愛着你的妻子；她的高貴值得你的憐惜。——

我自己也得到一個合適的自教；

可是這兒有一個人我却不能赦他。——

（向羅西烏）喂，你知道我是個癡漢，是個懦夫，

是個淫棍，是個瘋子，也是隻毛驢；

我可要請問是那一點我值得你

這樣的稱許？

羅西烏：說實話，殿下，我的話僅爲着投機取巧。如果你爲了這個要絞殺我，你可以絞

殺我；我却寧願你會滿足於把我鞭打一頓。

國公：首先鞭打一頓，先生，然後再用絞刑。

獄長，佈告全城，

如果有那一位女人曾經被這惡棍侮辱，——
假如我聽到他自己發誓有過一位女人
被他弄上了孩子，——叫她就露面，
要他娶了她，婚禮完畢，

再把他鞭打和絞殺。

羅西烏：殿下，我講求你不要把我配給一位娼婦，殿下說過，我把你造成一位國公，我的好殿下，請不要把我造成一個龜兒，來報答我。

國公：憑着我的榮譽發誓，你應該娶她。

你的誹謗我可以饒恕；同時也可以

減輕你的其他罪惡。——把他帶到監裏去；

我們的主張要切實執行。

羅西烏：娶一個娼婦，殿下，簡直會把人壓死，

鞭打我，絞殺我吧。

國公：誹謗王公值得如此。——（羅西烏及獄卒下）

克勞第烏：你對待過的人兒，當心使她恢復；

祝你快樂，瑪麗娜！——愛着他，安蓋魯：

我已經替她懺悔，我知道她的德行。——

感謝你，好朋友伊思凱洛司，你確是賢良：

以後值得感謝的定更多。——

感謝你，獄長，爲着你的謹慎和祕密：

我要把你用在更高貴的地方。——

饒恕他，安蓋魯，他替你送上

雷哥遜的頭冒充克勞第烏；

這過失本身已是值得寬恕。——可愛的伊索裴拉，

我有一個提議很適合你的賢惠；

如果你肯賞賜一隻愛聽的耳朵，

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全屬於我。——

好，讓我們去到宮裏，在那兒我們還要宣布

以後的一些事情，希望你們都能夠聽明。

(170)

一
完
一

版權所有

1944年十月初版

1-3000

MEASUREFORMEASURE

莎士比亞著

邱存真試譯

商羊書屋出版

重慶冉家巷十三號

生生出版社總經售

重慶民生路七十三號

57
4412-43
11

知 法 犯 法
影 片 出 版
每 冊 售 銀
每 冊 售 銀